

5201.53
3600

贈閱

蕉風

429

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OGOS 1989

八九年八月號

*ISSN 0126/6608

*PP35/12/88

*M.C.I.(P) 250/12/88

*M\$1.50





蕉風

429 目錄

編者	假如是畫廊(編輯桌上) • 02
炎復陽	另一枝美麗的花(回響) • 03
潘亞噉	一隅的回聲(評論) • 04
張光達	現代的取經者(評論) • 10
爾然	調琴(清涼集) • 13
黃潤岳	富貴如花(亂彈集) • 14
紀湘怡	算命的老人(文風社小輯) • 16
紀湘怡	寫給鄉愁(文風社小輯) • 17
郭詩寧	紅塵心事(文風社小輯) • 18
海楓	生命(文風社小輯) • 19
采韻	我不能專心(文風社小輯) • 19
阿里谷	寫給卉卉(散文) • 20
曾秋華	關於杜鵑花及九重葛(散文) • 22
潘碧華	再回去(散文) • 24
懷石濠	啊,這一片土地,雲和月(散文) • 26
郭永秀	竹浪聲中見真情(散文) • 28
貓爾	夏季七月一日·晴(散文) • 31
盛輝	今天我不回來吃(小說) • 32
雲俊豪	潮州花旦(小說) • 34
李天葆	快樂寡婦圓舞曲(小說) • 37
艾山	創世記(詩) • 53
伃青	DNA的瓦解(詩) • 54
蘇旗華	恐龍與超人(詩) • 55
黃錦樹	大轟炸中(詩) • 56

編輯顧問:

姚拓、白堯、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執行編輯:許友彬

編輯:伍梅彩
發行:邱明瑩

編輯部:

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出版、印刷:

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經銷處:

馬來亞圖書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書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聯書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17A, Jalan Patani,
10150 Pulau Pinang.
Tel: 04-374373

期首詩 ·



* 陳強華

淺薄的規則

1
愛情列車向前駛

驛站在前方等待
曾經的風景一路後退

(請勿將頭手伸出)
清風迎面

整理散髮,其他惡習仍在
仰頭外看,吐痰
(紅燈,停止前進)

2

我們曾經共同擁有一座花園
玫瑰凋零不關風月

誰都不曾把花種好
乾裂,你恨恨離開心靈草場

(請勿踐踏草地)
親愛的,不要走遠。

我的記憶地帶種滿樹
等樹長大,長大成林

風總愛穿過隙縫
所有的都會一一飄散
(請勿亂拋垃圾)

另一枝美麗的花

* 炎復陽

我是否也會連語法都不通。我想，會不會投去《蕉風》的散文稿不怎麼踴躍？或會不會編者擔心不用某些作者的稿就會失去部分稿源？或許，真的有不少人以爲散文的地位根本不足跟詩或小說相提並論，因此就不寫了。

在文學這片瀚海，爭論哪種文體創作堪稱至尊是無謂的。最重要的還是寫。越多人加入創作的行列，也就易於百花爭放。散文只要寫得好，一樣可以天馬行空，可以典雅莊重，可以行雲流水，可以詭肆奇譎。

年輕人寫散文，不免大都以自我爲依歸。我以爲即使吟風弄月，也不成大礙，但須有生活基礎。諸如此類的自我生命的觀察，反映力較薄弱，但也不全然一無可取啊！

散文易寫難精，要寫好散文，最重要的還須經過勤於耕耘和接受時間耐力等考驗的重重磨煉。風格的形成不在旦夕，敏銳精確的智慧更離不開用心的思考和生活。要能情理兼具，要能自然有味，真個沒捷徑可行。散文家阿盛說過這麼一句話——放心下筆大是好。顧慮太多，也就常常躊躇不前了。當然，任何時候的下筆都該花些心思。

還有就是不要氣餒。我們的散文作者有不少一樣叫人激賞，像陳蝶、凌如浪、辛吟松、林金城、程可欣等，都很用心經營的。如果說我們的散文真的落在詩及小說的後頭，就讓我們奮起直追吧！

散文，是另一枝美麗的花。大家給它灌溉，說不定便開成一片繁花呢。

整本《蕉風》，我最先翻閱的除卻目錄，就數「編輯桌上」和「風箋」了，其他的則留待細細欣賞。而響在這兩頁的心聲，真該叫人注意的。

我很高興有人在六月號的「風箋」談起散文。對散文，我向來情有獨鍾，每次看到或聽見人家寫說散文是細枝末節，總不以為意。如今有人要求《蕉風》刊用較高水準的散文，相信很多人都會拍掌贊同。

不禁引起了我的疑問，散文創作，難道是《蕉風》裏邊，或整個本地文壇最弱的一個環節？一直寄望有人認真去探討這個問題，並提出報告和結論。只是到了今天，關於散文的研究和評論，確實貧乏得很，即使有，也只屬零星的探索及片面的提論。

記得過往星洲日報的文藝副刊「星城」沒有「三人點評」，邀約專人評論刊登在該副刊的各文體創作。其意義可謂相當深遠，且又引人關注，只可惜類似的評述並不能長久持續下去。

《蕉風》新一期增開了「詩歌賞析」，這是個很好的專欄，能使人更進一步去揭開現代詩的面紗。唯關於散文方面的推動呢？之前談到的「三人點評」看來可做個參考，另外張玉懷君在「風箋」裏關於舉辦季節最受歡迎散文、詩、小說遴選的建議（見《蕉風》四二七期）雖頗費周章，但若有一番策劃並不是不可能實行的。

我一向比較多寫散文，讀及張光達君在「風箋」（《蕉風》四二七期）裏促請年輕寫作者誠心誠意的寫散文，不由得自問到底

假如是畫廊

假如《蕉風》是一所畫廊，那《蕉風》要開的不止是個展，還要開聯展。《蕉風》近期已開了三次個展，雨川、洪泉、方昂陸續亮相，下一個是誰呢？也許是梅淑貞，也許是何乃健，也許是李宗舜，也許是艾文……每個《蕉風》作者都有機會，只是遲早問題。

本期《蕉風》刊登大山脚「文風社」四位社員的作品，作爲一個小輯。這是一個小小的聯展，只算初步。馬來西亞的寫作人並不寂寞，我們有很多文學小團體，有很多寫作人是在這些小團體中長大的。我們也有大團體，「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即是。但是小團體不比大團體，他們沒有雄厚的財力與人力，不能舉辦大規模活動。雖然如此，他們的角色不能被忽視。小團體多數是區域性的，聯絡方便，會員可以繁密地接觸，能夠時常促膝談文學，能夠互相鼓勵，互相督促，這是大團體難以辦到的。

類似「文風社」的團體在全馬各地都有。北馬有「金石詩社」、「天蠟星文友會」和「棕櫚出版社」，吡叻有「吡叻文藝研究會」和「天狼星詩社」，南馬有「南馬文藝研究會」，砂朥越有「星座詩社」和「砂朥越華文作家協會」，沙巴有「山打根青年文藝協會」和「斗湖青年文藝協會」，各大專有其文藝圈，很多中學也有活躍的華文學會。

唯一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團體缺乏一座橋樑，通往其他團體。《蕉風》希望能扮演橋樑角色，把各個團體的成果展現出來。我們歡迎這些團體會員集體投稿給《蕉風》，最好來稿附有一篇介紹該團體的文章，介紹文章以五百字以下爲宜。

《蕉風》不是屬於個人的，《蕉風》是大家的。

* 編者

一隅的回聲

——台灣文評側議

去冬《文藝報》轉載了台灣的一篇約近兩萬字的文學評論文章，題為「繁華一季盡得風騷」，是郭楓先生批評余光中先生的。這篇文章的題目近乎現代詩的晦澀，不好理解。幸好正文很乾脆，近乎辱罵地把余光中橫掃一氣，教他永世不得翻身。

不知台灣文藝界派別關係的讀者會驚訝不已，怎麼被罵的如此不堪，何以罵人的不堪如此！文人相輕嗎？恐怕不是。也許根源要深得多。因為相輕勢必以罵還罵，而「下筆不能自休」的余光中至今並無回響。這是否偶合了魯迅的思想——辱罵不是批評，緘默表示不屑？恐怕也不是，余光中不可能與魯迅同調。那麼，我們還是引郭楓的話來看看台灣文壇的近狀吧：

再看台灣文壇，四十多年集權統治局面形成文化壟斷的情勢，當然也封鎖了真正文學評論的空間。台灣文學，變成沒有標準沒有是非的貨物，誰都可以招搖過市，沿途叫賣……

據此背景提示，則余光中便是揹着「沒有標準、沒有是非的貨物，招搖過市，沿途叫賣」的文章販子了，而且賺得了壟斷的地位。若還連類而及，則郭楓便是何等評論家呢？顯然也是集權統治下命運還算好的人，否則哪能活到不那麼集權的年代出來清街掃道，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呢？郭文結尾指出：

余光中是台灣社會所製造出來的人物，或者說，他是文藝政策特意塑造出來的一尊偶像，在他的後面，有強大的實在的背景把他高舉着！

真教人耳目一新，原來台灣也搞塑偶像、尋靠山、揪後台那一套！郭楓這樣編派之後，又斥余光中的歷史罪過曰：

造一個莫名其妙的余光中，就造出無數莫名其妙的文藝青年，大伙兒渾渾噩噩地攪在一起，彼此揶揄，自得其樂，於是乎，一個坎坷多艱的時代和社會就被裝扮得美麗起來。

如此看來，余光中顯然是集權統治者愚民政

策的工具，一台生產痴男傻女的母機。可惜郭楓的推論不合情理，他認為青年是容易欺騙的：

余光中頂着光圈在台灣文壇上，縱橫一時，風華絕代。三十年前，他就……久而久之，許多文藝青年也就對他的自命而信仰起來。

世間竟有這麼容易的事，就在危言聳聽之後，郭楓偏偏學余光中的壞樣，也「自命」起來了：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做人這麼矯情做作，在藝術造詣上又虛有其表的人，為甚麼能在台灣文壇雄踞幾十年？為甚麼竟然沒有人胆敢挺身而出批評他？幾十年沒人敢批評余光中，如今郭楓大胆挺身而出批評了。明眼人一看便知，過去郭楓也不敢，因為余光中「有強大的實在的背景把他高舉着！」現在，「懂得觀察氣候順應時勢」的文壇訣竅竟被郭楓學去了，於是乎，這回輪到郭楓「順應時勢」，「胆敢挺身而出」，批評起來了。這倒引人去讀余光中的作品，看看他是否真的「鄙薄台灣、忘情大陸、心儀西方」但又「經常把中國掛在嘴上，以愛國為名謀求現實名利」的低劣文人。

(一)台灣文藝青年是不是被余光中誘入歧途，變成渾渾噩噩？就我所知，台灣學人頗有「文化沙漠」的慨嘆。而余光中雜文中「孝子、浪子」的議論也屬於這一類對台灣文化（包括文學）的關切。近二三十年來（就算余氏橫行霸道的年月吧），台灣文學創作的成就和台灣的經濟進展是不相稱的，其根本原因是文學創作的功力是傳統文化和當代意識的「生物工程」般的巧妙組合，難度甚大；不像科技加資金加管理就能合成為經濟效益那麼相對簡單。余光中強調古今中外兼收並蓄而以現代的模式創造新的文學（詩文等等），也是出乎類似我這裏提到的理解。至於台灣出現「莫名其妙的文藝青年」（姑不論這提法的真假對錯）那絕對不是余光中這塊「樣板」起了壞作用，而只能說是社會

諸因素促成的。我不知郭楓所指的「莫名其妙的文藝青年」怎麼竟會多到「無數」？而他們又拿得出甚麼作品來「彼此揶揄，自得其樂」呢？我從這裏的情況推想，當代青年對文藝創作的誤解莫過於詩。不少青年認為詩容易寫，一舉成名的機會多，於是並無詩思詩意詩才便胡亂拼湊，自以為詩。若有「門路」發表，則新的誤解又產生了：「人家能發表，總有兩下子！」結果正如安徒生童話裏「皇帝的新衣」一樣，總不免有人憑空叫好。此風吹久了，便出現如郭楓所指的「沒有標準沒有是非的貨色」，叫人頭疼。作為文學教師，我認為這是莫名其妙的文壇現象；近年講授港台文學，我也覺得台灣文壇也有類似現象，不知屬不屬於郭楓所指的範圍。我的着重點是：「莫名其妙」未必是余光中的流毒。我講授港台文學，從未派定台灣那個青年詩人或散文作家是余光中的嫡派弟子，或幫派份子，或教師爺的嘍囉。因為我還沒有發現哪個青年是亦步亦趨地緊跟着余光中的詩風或文風而泡製作品的。相反地，就我所認識的台灣青年詩人作家個個都是獨樹一幟卓爾不群的。從另一角度看，余光中「一介書生」（最高頭銜無非是個文學院長罷了），讓他造反，也是三年不成。他有何能耐「七十二變」，衍生那麼多莫名其妙的徒子徒孫，而「坎坷多艱的台灣社會」又容納得下，豈養得起這個點綴繁榮的文工團呢？讀者實在莫名其妙，除非郭楓肯說明：那塑造而又高舉余光中的「政策」和「背景」到底是甚麼？

(二)散文的定義和理論不應該成為評論散文的僵死尺度。散文創作歷代都在發展中，評論家對散文的認識也在變化着。若有公認的散文定義的話，它也必須能反映當代散文的實況，而不能籠統地說「無韻律又非小說、戲劇、詩歌的文章都算散文」，這太空洞，且只從否定方面下界說，即便肯定方面也說「雜文、隨筆、特寫都屬散文」，仍然也不嚴密，且亦掛一漏萬。總之，評論余光中

的文章中你認為是散文的就可以了，不必把你認為不是散文的也揪到散文的被告席上來。一千八百年前的文論家都明白「且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我們在複雜得多的現代文壇上，又怎可漫無邊際地糾纏本就界限不明的散文該如何如何呢？

郭楓認定「散文在中國文學史上輝煌了許多世紀」，繼而惋惜「創作茂美」而理論卻貧乏。最後落腳到「文化壟斷」的台灣，說那邊散文攤檔上「諸色雜陳……有些東西只能說是扯談，根本無法觸及文學的邊境！」他就是在這樣虛構的背景下，大舉對余光中的筆伐。

首先要指出：認為過去輝煌，現在不輝煌了；「司馬遷之後，代有雄奇巨筆，拓墾散文遼闊的大地，撑起散文瑰麗的天空。」（言下之意是司馬遷倒寫過散文，而台灣現代作家卻寫不成散文了，不瑰麗，不輝煌！）——這是十足的武斷。讀者怎知郭楓心目中的散文該是如何閃閃發光的呢？我讀來讀去，似覺郭楓只肯定一個朱自清，可是他卻責怪余光中「把大多數散文作家一脚踢開」。這豈不是「讓我放火，你莫點燈」的論壇霸王作風嗎？

厚古薄今，貴遠賤近——這是文人易患的毛病。此中有愛今而責今嚴的好動機，也有迷信古人的誤會，又因古代散文經歷史淘汰留下的多屬優選的菁華。且以五四時代的朱自清來論吧。朱氏人格高尚，治學謹嚴，知識淵博，文風明淨。他的功績與其說是數十篇成功的散文創作，不如說是這些作品的革新記錄。前人論詩，也懂歷史發展的道理。「不朽」是人們的心願，很少成為事實。「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現代看來，維持數十年都難了。就以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為例吧，當今作家、教授、語文工作者、文藝青年，有誰還能百讀不厭、百講不煩呢？過去數十年的好評是歷史鑑定，不能作為重新推銷的廣告材料了。朱自清的散文遺產對當代人只有借鑑的意義，

不能「嘆為觀止」，認定活人都不如死人。朱自清是現代文學史上可敬的前輩，但他的作品也並非沒有缺點，並非批評不得的。余光中評朱自清的散文，是在朱氏逝世後二十九年。這期間肯定朱氏的百家評論可謂多如牛毛，評論界都清楚，好評是基於朱氏散文風格清淡中凝結着人格的溫厚，基於朱氏的行文用語中體現了白話文運動的主流，基於朱氏在新文學革命中的歷史功績。及至時過境遷，社會和讀者對散文的要求和興趣都已變化不小，還死抱老皇曆不放，那就太保守了。平心而論，不管余光中是不是散文家，他的評論確實很有「現代」精神，堪稱一家之言。他指出朱氏的局限性是公允的，理據充分的。例如「荷塘月色」中，十一句共用十四個比喻，十四個比喻中又共用十三個明喻——余光中指評其意象不合今日讀者的想像，我看這不算否定朱自清，倒是余氏的寫作素養使他不苟同流俗，不隨便找個歷史先賢來吹捧，自充內行，自得其樂，自得其虛名和實利。我料想他也有所不屑吧。當然，余氏也有失當，那是很次要的。我覺得，對歷史上論定的權威作品作現代的定性定量分析，這不但無損於前人的美譽，而且有助於今人相信歷史權威的真實。凡被不科學地吹得完美無缺的文學作品，往往倒是毛病不少的。今人「竟敢」議前人，百姓「竟敢」議領袖，學生「竟敢」議老師——諸如此類的封建衛道士的口吻，反映舊意識的流毒實在太深了。郭楓說：「在台灣散文作家族群中，余光中……是非常狂傲的。……狂妄的評議輪到朱自清先生身上時，更苛虐到有如塾師之詈蒙童……不知余光中為何特別憎恨朱自清？……我們對於余光中的心結，無法理解也無意去理解。」讀者從上下文明明看到郭楓一方面確切指責余光中否定台灣大多數散文家，而雄心還未滿足，乃復進而原定五四，侮蔑朱自清，以圖雄霸八方！另一方面卻又聲稱無意理解。既然用「族群」、「心結」之類的貶詞旁敲側擊余光中，並把其「

狼子野心」罵得昭然若揭，煞有介事，何必又遮遮掩掩，密藏批評家自己的心態！我不禁效尤相問：「不知道郭楓為何特別憎恨余光中？」敬煩讀者代答。（我有許多台灣文友對余氏《狼來了》一文耿耿於懷，頗多微言。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竊以為不可以一時一文原定其人其文，實事求是為好。）

在我看來，五四時期的散文家都是中國新文學的歷史功臣，而余光中這一輩只是後繼人。後生果真有成，那不用罵倒先生，自可青出於藍，理應後來居上。文學的接班不能通過武裝政變來奪權，文痞請客很難雄霸八方。余光中評論朱自清等前輩，確有過當和失敬之處；但讀者是公道的，會看到余光中講了好多真話實話，那是別人心知而不肯講的。這就「後生可畏」，文壇有幸了。要不然我們難道還要搞五四樣板戲嗎？文學批評中說過頭話是難免的。一千九百年前王允就為此傷過腦筋。我們不能因為某人評論「口出狂言」就連帶否定其真話實話。對余氏這樣，對郭氏也這樣（他倆都有偏激之處而偏激往往是才華橫溢的表現）。

就我所知，余光中的「非詩」創作門類甚多。我想僅就有關散文的而言，余氏並不從定義出發，他是不薄傳統而奔向現代的人。我們很難否認其淵博。他即興而下筆不能自休的，有才華的流溢，也因而散漫龐雜。他衝口而貶損他人的，有成竹在胸的定見，也因此否定過當。余氏孜孜探索的精神，不應被譏諷為甚麼「族群」的霸主。

（三）余光中的散文。首先必須指出，余光中的散文觀跟郭楓的很不相同，因此連哪一篇算散文都未必一致，更不用說怎樣算好怎樣算不好了。其次我想從肯定為主批評為次的程序來分析余光中散文的優缺點，以表明我讀了余郭兩先生的文章後的一些看法。最後我要表明自己的立場，即只同意郭文中少數的實例分析，而不能同意其罵得狗血淋頭的評論方法，並認定「辱罵決非戰鬥」，罵

風不可長也！

當代中國作家（或只說散文家）受西方文化薰陶較深者，余光中是其一。他的文學創作並沒有脫離近三十年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流，即在繼承本土文學傳統的基礎上，對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份採取兼收並蓄待用無遺的態度。余氏的得失皆源於此，這當然是他的教育背景，生活經歷以及思想和氣質這三種因素所共同導致的。然而余光中並非沒主見的人，他評論朱自清的散文，觀點頗異於眾人，而確有其獨到之處；他評論胡適和郭沫若也達到了目中無神的聳人地步……諸如此類加上他的繁徵博引，就難免被指責為狂傲、打擊權威抬高自己、借重古人洋人裝演自己而欺世盜名，等等等等。我的看法跟郭楓先生的很有差別，不妨略舉數端，以與評論界交流。

先以評論性散文而言吧，這些算不算散文姑且不論，我所要指出的是，郭楓用「一棒子打死」的辦法實在不是以服人，他說：「實際上，有些東西只能算是扯談，根本無法觸及文學的邊境。」可惜大帽子扣罷之後，郭楓所舉的三條例子，儘管全可爭論，卻都跟文學有關，而且都成了郭楓評論的根據，足見還不算扯談。我認為要從任何多產的作家文集中抄錄與文學無關的扯談實例，並非難事；問題是小過不掩大德，廣大讀者是看主流的，判斷會很公正的。例如胡適與郭沫若，歷來沒人說他們草包，但評論界毀譽交至卻是事實。余光中從政治上道德上肯定胡適，學問上文學上並不吹捧胡適而在指出胡氏的歷史功績是全文化之後，相當不客氣地提到其平庸無奇之處。余光中評郭沫若的話不多，我看並無多少偏見。余光中本人也許自認詩優於散文，我卻持相反的看法。若把他那種文人泛議的作品也算做散文，那實在信息量很大，往往給人新知，甚至開人心智，讀者不會罵他扯談，郭評未免貶人太甚。

再看見聞性的散文吧。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文人創作前知識準備的通俗概括

。在資訊時代，具此條件並不足以傲視旁人而自我賣弄了。所以我們不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派定寫美國便是吹噓自己到過美國，寫歐洲便是藐視別人沒去過歐洲。若把文學評論降低到小學生鬥氣的地步，則古詩人仗劍壯游都是狂妄不可饒恕，當代外國記者簡直畢生吹牛了（看來郭楓天真坦率得非常可愛）。這怎不扼殺文學呢？我年輕時讀鄒韜奮的《萍踪寄語》等作品，自覺智育德育都受益不淺。後來四十年間讀諸家同類文字，也都覺得開卷有益；而讀余光中此類散文，則增知識新耳目的好處實在比受其「贅文贅句」的壞處要多得多。我曾介紹給學生，他們無不愛不釋手，有的還着文推介過余氏散文，還深受好評呢！我想余氏的此類作品許多讀者看了都會心中有數，算不算文學，是不是扯淡，可以自由討論。當然，要看「國中屬而和者」究竟有多少人。「曲高和寡」的評論也會有，但到底是罕見的。

最後看看郭楓先生挑誰的「抒情散文」吧。我手頭有一本《春來半島》詩文集，後半是余光中也同意叫散文的十篇。這十篇都是余氏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十年期間寫的大概不存在甚麼台灣「有強大的實在的背景把他高舉着！」我實在也猜不透郭楓的用語「背景」是何意思，我只能就余氏之作舉例評論，以示我不敢苟同郭楓先生的觀點。

例如「牛蛙記」吧，作者把四五年間蛙聲所引起的各種反應巧妙地組織成文，寫得曲折有致，且饒詩趣，而人情與常理穿插其間，更增強了文學的美感。我想所謂抒情散文，不外是作家對事物的文字藝術的表現，自己動了感情而又寫得動人的。我們還能要求別的甚麼呢？又如「沙田七友記」，那實在把文人學者間的生活情趣和友誼寫得十分真摯。再如「山緣」，作者依自己的經歷，把四川、丹佛、沙田三次山緣聯想在一塊兒，而着重描寫香港的山，又山與海連，山山水水與人的思想意趣連，終於寫成那五節成章的好散文。我們實在不應把古人前人的作

品越吹越神，而不願承認今人也有無愧於前人的文章。固然今人的新作尚未經過歷史的淘汰，但今之評論家無權一下子把當代的作品通通罵倒，罵得只剩下朱自清時代的少數人。平心而論，平心瞎猜，一千年後若有古代散文選的教科書，余光中和朱自清還可能都選不上呢！不過對於未到過香港的人來說，對於少數只熟悉摩天樓的香港人來說，余光中寫香港山海的散文顯然是值得一讀甚至再讀三讀的。以此理推論余光中的其他散文，我也作如是觀。我並不偏愛余光中的作品，但我認為我讀他的散文並沒有浪費時間，正如我讀郭楓的散文一樣有所收穫。

四 余光中散文的語言。拿「過猶不及」的哲理來衡量，余氏確有賣力不討好的語例。但就算總的成就來看，他卻時有清新的妙語。誠然，在一篇散文內妙語連珠並非好事，適可而止，恰到好處為佳。郭楓先生也太耐心了，統計某篇有六百字廢話，某篇有整段贅文，某段有多少贅句，某句又夾着贅字。這之「贅」很象塾師之訓蒙童（郭氏批評余氏目無朱自清，「苛虐到有如塾師之詈蒙童」），我更不想提其罵人的話了。問題是甚麼叫「贅」？見仁見智是不同的。余光中「萬里長城」文曰：「那天下午，心情本來平平靜靜，既不快樂，也不不快樂」。我想這是常有的文人句法，不料郭楓竟也苛虐地說：「心情既然平靜，已不必再寫……，嘵嘵饒舌，浪費筆墨」。這實在教人懷疑評論家真懂文學，甚至不信他通曉漢語。「嘵嘵」跟「饒舌」搭配豈不浪費筆墨嗎？用在此處牛頭能對馬嘴嗎？本來大文人偶然不通是不應計較的，恕我以毒療毒？

要評價余光中的語言，用塾師的作業程序是改不勝改的。我想余光中對文學語言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反對「白話詩」這個名稱，但他的詩中有大量口語，這並不矛盾。他多次隨文散論，說到（大意）文學語言是民族文化的凝聚點，作家要錘煉語言，也就近乎汲取民族文化的養份，汲取外族文化的養

份（通過外國語文的研究），生成當代文學的新肌。所以他也不贊成散文口語化，如果我這一點認識符合余氏的實情的話，那我就肯定余氏二三十年沒向繆斯請假（他本人的趣語）的勤奮精神。他的語言功力沒有人否認，郭楓也肯定三分。但余光中語言濃縮過度了，也有不肯割愛而留之傷美的。郭楓所指出的都值得認真考慮。我彷彿記得，余氏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對散文，我自信了；對於詩，我迷信。」由此我聯想余氏對語言也有幾分迷信。他是現代詩營壘中回歸古典的詩人，西方語言文學音樂繪畫的影響也頗深。以如此多元文化兼收並蓄的根底，發為新詩和散文的創作，龐雜是難免的。語言的醇化，是無止境的。我深信余光中也懂得郭楓所講的道理：「作家內在的修養還比外在的修養為難。」差異在乎理解。郭氏按傳統理解，大概把語言看作外在的練習之功，而余氏則似認為語言也是文化修養的一部份。

「內在」和「外在」看來理解不盡一致，概念的外延廣狹有別。然而內外兼美總是評家和作家共同理想這一點並無矛盾。

余氏是一位博學多產而又直言不諱的文人。他是不是詩人兼散文家可以另論，他的作品優劣讀者自有公論。郭氏派定余氏只有一條路好走：「迎合世俗的趣味，仰承當權的顏色」，因為余光中是「一個力爭虛名和實利的作者」。而余光中呢，早就戲稱自己是「毀譽交加」的人物，持「默而不答」的態度對於台灣文壇的內幕我所知甚少，我對余氏的瞭解也有限，雖認識多年，除寫是一篇專訪外，從未評論過他的作品。這篇評論的評論也許對於進一步研究台灣當代文學有點推動的作用。

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伏爾太有句名言，我想抄贈給一切苛虐的批評家。伏爾太說：

「如果我們實在找不到順眼合心的東西，那至少總可以發現一點新的東西吧。」

稿約

●〈蕉風〉歡迎小說、散文、詩等創作稿件。

●文學理論、書評、文學史料、翻譯文字、影評、美術介紹、音樂或歌曲賞析等也在歡迎之列，唯來稿備具文學或藝術價值，不涉及人身攻擊，不純為表揚朋友而故作宣傳。

●謝絕涉及政治、宗教、教育等敏感問題的作品。

●翻譯文字請附原文（影印即可），並註明出處。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不願者請於稿末註明。

●如需退稿，請附回郵信封。

●稿件如經採用，即奉稿酬。來稿請附上作者真實姓名及地址。

現代的取經者

——王勰詩作初探

1

王勰，本名莊建平，一九六五年生，現在檳城理工大學攻讀藥劑系。在中學時期，他就已經在報章上發表作品了。當時他以雲起為名，寫了不少散文和雜文，在《星報》與《光華日報》的副刊上發表。他的詩也多發表在北馬的報刊上。曾獲一九八六／八七學年理華文學獎詩歌組首獎及二獎，散文組入選佳作，一九八七／八八學年第二屆理華文學獎詩歌組特別獎和優異首獎。我想他的詩由我來談是很合適的，一來我時常與他討論文學上的見解，二來他寫作的路程是我所熟悉和關注的。

2

第一次讀到莊建平的詩，是在兩年前的《星洲日報》上，詩題為「當我走進理華會所」。我感到很驚喜，驚的是建平竟也寫起現代詩來了，喜的是他初試啼聲，卻已有不俗的表現。且看他如何處理一個普通的題材：

我來看，現代的取經者
從讀書的桌上到吶喊的人群
我來看，會議的進行，和
尊嚴的面貌，還有呼叫民族的聲音
將震跌無數人的耳朵
如破裂的杯子

王勰注重的是一種圓融的結構，句與句間緊密而連貫，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注意到詩的節奏，這一點在青年寫詩人的作品裏並不多見。他企圖以一種較冷靜較理性的態度來批判這個社會裏某些現象。「即使天氣預測不太準／如果我們需要潮濕／可以祈求人造雨」，我們感受到一股反諷的張力，頗堪玩味。

同樣以批判現實社會及人性為題旨的詩，在「駱駝與鳥」中發揮得更是淋漓盡致。這首詩充滿了自嘲自省的意味，隱隱約約令人感覺一股不安的情緒。雖然語調是低沉的，但並沒有濫情的傾向，作者頗能做到節制和冷靜，看以下詩行便可獲得證實：

我們也時常靜坐一隅
忽視佈告欄前的人牆坍塌了再築，築了
再坍塌
惘惘等待從閱覽室走出來的朋友
轉告任何消息和流言到我們敏感的耳際
然後顯示一副具憂患意識
稍微偏激卻不失公正的表情

有些文友認為這首詩放了太多東西，意象的運用過於繁瑣，令人眼花撩亂，無所適從。而某些句子太過冗長，令人煩悶。我在想，如果這些評語能夠成立，繁複的意象和冗長的句子正是本詩的特色。作者成功的利用這些特點烘托出一種低沉緩慢焦慮不安的氣氛。

運用繁多的意象並非是詬病，端視作者如何連貫和統一，如果運用得宜，則可推波助瀾，把整首詩表現得更成功。「駱駝與鳥」一詩中有不少佳句，但無可否認的這首詩在氣氛經營方面，冷靜而不失流動的意象語言，有一點點的楊牧與楊澤。

王勰運用繁複的意象，但卻懂得如何節制如何鋪張，有效地緊扣住主題，這是他的詩沒有令人覺得造作和混亂的地方。我跟著他寫詩的路程追索和追讀下去，直到讀了「在博物館」一詩，對他又有新的發現。這是一個對於創作的再出發，對於生產力的更嚴格要求。我可以肯定這是一個有計劃的檢討和改變。對於現代詩，建平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最近寫給我的一封信裏說：「我們想在幾行文字裏去表現某些主題，在方式的執取方面便頗費周章。……有的寫法，為了積極求新求變，則失之晦澀（讀者的看法），如果選擇明朗化，卻又流於平淡而缺乏變化，根本談不上甚麼效果，更非你我的原則與意圖。……」從這裏可看到一個青年詩人對繆思的執著，對詩藝的經營苦苦思索，企圖從中尋出一條自己的路向。他了解到所謂意象，是為了表現一首詩的主題而需要，如果所負載的超越主題表現上的需要，那麼它就會形成晦澀和凌亂。於是他只有調整意象，鬆解意象，而運用節奏和技巧手法來補救明朗淺易的句子。

「在博物館」（見《蕉風》四一七期）可視為王勰調整詩觀以後的再出發。這首詩一開始就

運用聯想跳躍，從第一節的雕版油畫到淋漓的山水，跳到第二節首行「山水在永恆那裏」，聯想的幅度遽然闊大，而且永恆還是超越了時間和空間。「山水在永恆那裏」，看是簡單，其實不然，非平庸的作者所能想到。一實一虛，一具體一抽象，互相呼應，倒令我想起商禽的名句：「竟不知時間是如此的淺／一舉步便踏到明天」，儘管二者所表現的是如此地不同。再看這兩句：

山水在永恆那裏
而永恆在走廊幽迴的那端

鏡頭一開一合，整個句子便產生流動性。王勰的「追蹤鏡頭」（follow shot）移動得很好，隨着鏡頭的移動，古代和現代兩種形像交替其間，甚至時空交錯，層層逼進，成功的朝向作者所要表現的題旨。

在節奏方面，這首詩第三節以下可見其用心：

坐着
面對憂鬱面對孤獨面對歷史
面對被遺忘的面對被冷落的面對被記載的
面對井然的

最後，面對自己
該怎樣向別人——陳述
……

一口氣連用七個「面對」，換氣後再用一次「面對」，這種重覆技巧，氣氛節奏的經營不讓方旗獨造於後。此詩在節奏的安排上甚是流利圓熟，句與句、段與段之間的呼應甚為精密，起落有致，可說是一首極難得的佳構。

王勰已經成功的處理他所面對的一部份詩藝的問題。觀看他近期另一首詩「那個站在美術館走廊憂鬱的青年」，約略可窺出王勰自個人心是出發，歷經社會與生活動盪的感應，開始轉移至文化與文明的憂思懷想，作為詩的質材。在「那個站在美術館走廊憂鬱的青年」中，「草隸」、「硯台」、「書法與狼毫」、「敦煌壁畫」、「篆刻」、「胎記」一連串事物的出現都朝向一個母體——文化母體。文化與文明的衝突在第一節裏已有伏筆，末行的「蒼涼」一詞隱約預示讀者，這種情形在第二節裏更形尖銳：

調琴

*爾然



着操之過急，或急功近利的心態，總是希望自己拼命的學習或努力，便可以很快的獲得成果，卻不明白有很多時候，以及很多方面的學識及工作，並不是如此的，欲速則不達，弄巧反成拙的現象比比皆是。

但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我們只是坐着在等機會來臨，或不想上進，當然不必說，非正確之道。

佛法講精進，是一種適當的向上，向善的用功態度，尤重於人格修養的提昇。但精進的功夫難在於「適當」二字，有些人以為拼命用功，不眠不休，就是精進了。其實精進的功夫，是有休息的，俗話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適當的休息，適當的放鬆，是調和內心緊張的方法，是輔導心理壓力的渠道。

但要鬆緊適中，除了從理論上知道，也要從經驗中去學習，像彈琴的人，在彈琴、學琴的過程中，憑着理論的教導與經驗的吸取，就懂得調好琴絃，而彈出美妙的音樂。

一個人的學習、生活、修行是如此，一個社會的進步，改革，文化的建設也應如此。條件的累積，具足，是需要時間的。理論的吸收總是快過經驗的累積與實踐的功夫。因此理論建設起來後，還必須要有耐心，恒心、長遠心去完成實踐的功夫與經驗的累積，這絕不是一朝一夕，或短時間，或一兩個運動便能成功的。但努力、積極去做，卻是應該的，只是要從理論與經驗中去調正進行的步伐，適當的前進，適當的休息，才是通往成功之道。

清涼集之七

思悟出來。

這首「樂器譜」，作者寫來「竟然如此完美」，已經是王錕發展此類詩作的極限。王錕自己可能也發現到這個危機吧，「樂器譜」過後，他在《蕉風》四二三期發表的兩首詩：「一個研究生說」和「一個研究生想」，皆以一個理科研究生的思索思考為出發，從中探求人際間的關係，時間感情的問題。這兩首詩的語言風格開始傾向後現代詩的風格。

冷靜透徹的敘事觀眼，冷郁的語調，敏銳的現實社會觀點，淡漠而實熱情的現代感及文化追思，令王錕的詩有一股強烈的個人風格。作者在技巧和節奏方面比其他的年輕寫詩人跨出了一大步，他擅經營複沓、反覆、聯想跳躍等技巧。辛郁的冷郁語調，楊牧楊澤的抒情而不濫情的氛圍也給了他或多或少的影響。

3

王錕不是一個寫詩一揮而成的詩人，他默默的寫他自己的詩，檢討詩作的得失，摸索一條屬於自己的詩路。他對寫詩的看法是：寫自己的詩，寫出自己的聲音，不是楊牧或余光中的聲音。三年來他所發表過的詩並不是很多，除了功課的繁忙以外，最大的原因該是他創作的謹慎態度，一首詩由初稿到修改到定稿，花去他不少的時間。我們深切盼望他能夠持續不斷的交出更驚人的成績，更完美的篇章。

註釋：

①張漢良在「現代詩的田園模式」一文中說：「田園情緒表現，即是現實時空衝突，以追尋田園或懷念童年事件為回歸文化傳統。」此文收入張著《現代詩論衡》（幼獅文化公司出版）。

他的姿勢是不變的
專注地，且絲毫不漏
……（略）
代之以一幅
色彩濃稠瑰異
據說是很現代的
油畫
猛地撞入他的瞳裏
撞得他的意志之城
傾危坍塌

全詩以一種乾澀為基調的語言，發揮出蒼涼和落寞的氣氛，最後三句是「反高潮」(anti-climax)，尤其是「傾危坍塌」在視覺上造成的效果，更蘊含強大的哀傷，深埋在字句語言的結構裏。文化的式微，文明的囂張，在這首詩中令我們強烈的感受到。「童年往事」也是這一類詩作的變奏①，在這首長達七十七行的組詩裏，王錕以一個小孩成長過程中的眼光來看待世界，周圍的人事關係。「童年往事」在筆者看來，顯得不夠統一，有些段落處理得好，但有些段落則出奇地零亂，甚至我認為是敗筆。在此詩中，王錕必須放棄他所擅長的冷郁筆調，改用小孩的語氣來敘述，這是王錕處理此詩時面對的第一道難題。只有向童詩領域多方學習和琢磨，才是王錕處理此類詩作的最佳途徑。

在「二歲」段落中，作者如是表達：

其實，我很努力地學習你們的語言啊
只是因為知道你們這般愛我
所以常常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了

王錕對於語言文字的駕馭和控御力，是絕對令人滿意和欣喜的。此詩在收尾處也嫌力量單薄，應該可以醞釀得更好。

對於文化母體，時時作文化追思的王錕寫下「樂器譜」（見《蕉風》四二一期），是很自然的事。他這樣擁抱這些：「而他就是這樣熱情地抱着／相信但凡一切民族意識／將因此甦醒過來」，「它只是虔誠地屬於傳統」。王錕的樂器——吉他和小提琴自然是文化民族傳統的喻旨，也是王錕文化追思的寄託，而他們之間的默契，「竟然如此完美」。所謂樂器，已與作者抱身合一。在「鋼琴」中，作者的文化追思已觸及人類的原始主題——愛，並且很自然的在琴鍵的黑白上

富貴如花

*黃潤岳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論語》、「述而」。



我的外公家，有一樹牡丹，高不過三尺，特築一花壇。冬天還給蓋上一層鷄毛，我沒有見過它開花。宋朝周敦頤的「愛蓮說」中有：牡丹，花之富貴者也。為甚麼牡丹是富貴花呢？白居易的買花詩：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因此，我只在圖畫中見過牡丹。台灣有位女畫家，是我妹妹的中學同學

，若干年前，特地為我繪了一幅富貴圖。我既不富，又不貴，有此一圖，也可風光風光。

前年回馬，姚拓兄在他的集珍莊珍藏中，特選兩幅上品贈我，每幅的售價是一千二百馬幣。其中一幅是開封畫院名家的牡丹圖。照圖折算，每朵牡丹至少要一百元，真是富貴花！

所忙。我忙於華文教育，他忙於華文文化。我雖然在職位上退休，在工作方面則比從前更忙。忙些啥事？從前是傳文武周孔孟之道，如今忙於傳揚耶穌基督愛人救人的福音。每天在看書，在研究《聖經》，在寫文章，沒有休止，老而彌篤。

早兩天收到姚兄的毛筆書信，我也是常用毛筆寫信的。他說：兩封短箋都收到，遲至今日始覆，不是懶，是真的忙得片刻不閒。快七十歲了，仍然伏首案頭，想來不覺苦笑。在《蕉風》上讀老兄大作，如對春風。咱們彼此鼓勵，你多寫，我也多寫，盡心盡力的寫下去。這樣才不辜負我們老筆頭。前月在板城舉行《蕉風》作者交流會，可惜你未能參加。在會上我自覺得益不少，可見咱們都未老化也。那些年輕人真可愛，而且都十分有才氣！

從前季布一諾千金，傳為佳話。姚兄所贈，甚且過之，於是，我手挾名畫，萬里迢迢，携回加拿大來，立即懸諸壁間。睹物懷人，想起我和他之間的友誼，倒是萬金不換。

我們都是在苦難的時代中成長的。先後到達馬來亞，一見如故，匆匆已快四十年了。幾十年來，我們各有

富也，貴者權勢也，我們都付闕如。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兩人都是富貴如花！

我們不富嗎？千金一畫，一送就是兩幅。我們不貴嗎？我們的老筆頭，一直不停的在寫。我們的富貴是如花一般，清新美麗，超塵脫俗。

我們的富貴，是在我們的心態；我們的富貴，是在我們的情懷；我們的富貴，是在我們已達到的人生境界。

也許我們得到了孔子心目中的富貴罷！

現在的牡丹花，一點也不富貴了。去年我太太在後院種了一叢，前面門旁也種了一叢。後院的開白花帶點淺紅，前門的深紅，每一朵花比菜碗還要大，鮮艷奪目，惹人憐愛。可能這是洋牡丹，一叢十幾株，開花百餘朵。而且不用細心看顧。去年凋謝，今年又生；一年比一年茂盛。聽說開封洛陽的牡丹，植樹成林。我們這裏卻是一叢一叢的，高不過三兩尺而已。富貴如花，不生樹上，已經是草花了！白居易的「一叢深色花」，難道是洋牡丹麼？

算命的老人

* 紀湘怡

聽說鎮上的古廟裏有個會點痣算命的老人。

我告訴老友我要去點痣，老友睜大眼睛望了我一陣，最終答應星期三帶我去，臨走前還對我囉嗦了一大堆。

對於自己眼角下和嘴角邊的這兩痣，都不知耿耿於懷多久了。阿媽告訴我，我小時候，臉上可是乾乾淨淨的。怎曉得隨着歲月的成長，臉上竟凸出一顆又一顆的黑痣！

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爸爸的一位醫生朋友對我說：「待眼角下的這一顆痣大了些，熟了，一定要去開刀，不然會遮到你的視線！」想到要挨刀，就心寒！

星期三一早，我就動身去找老友。老友見到我又開始囉嗦起來。說那老人長得色眯眯啦！喜歡亂摸女孩子的手啦！更喜歡向旁人說那一類不入耳的粗話等等！老友見我臉上的表情，更大聲的告訴我：「別嫌我多事，我是要你先有個心理準備才好。」

其實，我一向對算命的人都沒特別的好感！

廟裏的早晨很寧靜，梯階上只有三五隻麻雀在跳躍。這是一個陽光普照的上午，一切都顯得寧靜安祥。

灰藍的天色透過大門和兩邊的窗子，照亮了廟的廳，卻加深了其他角落的幽暗。

老友領我到廟後的天井。

早晨的陽光迅速地傾瀉在天井的石板地上，一個殘廢瘦小的老人浸在陽光下。

老人頭髮花白，他用眼角望了望我們，擺了個手勢要我們坐下來。坐在他對面的檯子上，我才清楚的看見他，一張長長的臉，下巴尖，眉梢下彎，眼角低垂，眼睛半睜不張，皺紋也是順勢斜生的，嘴角下垂，一副愛笑不笑的樣子。他身形短小，雙腳發育不全，只能攀爬在為他而特制的大椅子上。

我向他說明了來因，他點點頭，後又搖搖頭，還是那一副模樣。他眯着眼睛認真的看了我一眼。突然開口說：「剛好在中間，剛好在中間！」我被他的話給弄呆了，正望見他口裏兩顆顯突的門牙，金金發光！老友打了我的腿一下，是打醒了我！老友趕忙問他：「甚麼東西剛好在中間？」他指着我眼角的痣說：「妳的這一粒痣剛好生在另外兩粒的中間。」真弄不懂他到底賣甚麼

關子！甚麼又另外兩粒的中間！他順手拉出一本相命書，我看見他打開第八十九頁。書頁上畫有一副人臉。這人兒臉上畫上了許許多多顆的痣。而在這些些的痣邊標上號碼。依着號碼往說明處看下去，就可知曉這些些的痣是否是好痣或是邪痣。坦白說，我是不怎麼相信這些說明。我隨着他手指頭看去，是停在二十八號。這時候，我的好奇心像脫網的魚兒衝了出來，正想找出二十八號的說明，他竟「破」的一聲把書合蓋了起來。抬起頭，看着我接下去說：「剛才你已看到了，二十七號的痣是長舌痣。而二十九號的痣卻是好色痣，你的這一粒剛在二十七號和二十九號的痣中間。」我心裏頭在罵：「見你的大頭鬼！甚麼二十七號二十九號的！我的痣是二十八號！」他停下喝了一口水，剛嚥下水，他就說：「所以妳的痣是一半一半！」莫名其妙！「甚麼東西一半一半！」老友捉緊我的右手向他發問。我真的好笑，點痣的是我，緊張的卻是老友。他看了我一眼說：「就是說長舌和好色都有！」「是嗎？」我轉過頭去問老友。老友笑着說：「我怎麼知道！」我真的不相信。他又用眼角

* 紀湘怡

寫給鄉愁

其實 也沒有甚麼
好相思的
每一回的家書都沾滿了鹽
我都裝在上回從海邊
拾回來的大貝殼裏

夜晚 我把貝殼
附貼在耳邊
聽着 板城的呼喚
甜甜 酸酸地
睡在 潮聲中

。他的這一顆並不黑，黑褐黑褐，難怪剛才我沒發覺。

他用了支清潔的牙籤替我把藥膏抹上。他告訴我會痛的，要忍耐。五分鐘後他再幫我抹去，然後就可以回家去做一切我愛做的事。抹上藥膏，真的很痛。問他甚麼時候才能完全除去，他說一星期左右。

五分鐘的時間其實很短，我馬上就問他：「怎麼你臉上的痣不點去？」他再次認真的看了我說：「我的這粒是好痣。」他一本正經地說：「它給我權勢威力。但有一點不好，它生得不夠黑，所以還是有人不肯相信，嘲笑我！」老友又輕打了我一下，我輕輕望了老友一眼，我倆都偷笑了。「從前，三年前，有一位女孩來這兒算命，我告訴他三個月

內不可談戀愛，她不聽我的話，不相信我，結果，和她剛拍拖的男朋友遇車禍死了！」他講得很認真。「我曾救過好幾個人，就是這個不相信我，我也沒辦法了！」

五分鐘後，他就替我抹去藥膏，這回更痛了，我的淚珠都差點兒掉了下來。

我問他多少錢，他答十元。我遞給他，他馬上塞進衣袋裏。我站了起來向他道謝。他回應道：「如果沒完全除去，再回來找我，一切免費的。」

轉出古廟的天井，我再次回頭望他，突然發覺有一種悵然的感覺。我竟同情他了。

廟前，是另一條街道，會點痣算命的老人仍然和古廟一樣，被遺忘在路邊。

* 郭詩寧

紅塵心事

前日我自遠遠的高空墜下，一面不停的反復思索要以怎樣一種姿態來橫臥俗世的塵土？我本是愛美的才女，這個問題真要命的！以一種如何的姿容可教自己不再美麗？教你今後都不再惦念我不再想起我！後來我是手斷了，教你今後都無法握我的手；握着我的手細訴板城某個禮堂的字畫。我頸斷了，再也不能接受你的愛撫，然後讓你擁我入懷。

我自遠遠的高空墜下。有漫天的雪花自我的唇上飄落。你看見了嗎？你聽見了嗎？我習慣性地要你看美麗的東西，才想起原來自己正在墜樓……喂！我還是不顧一切的喚你，並且試圖將頭抬高——想眺望你住的地方。原來我一直都不能將你住的方向記好。這是最後一刻了，媽的，我還是無法記起你的方向，無法將你的吻記憶帶進陽間。

我真心願未了。

如今我化魂歸來，就是為了細訴。喂，你會聽見嗎？抑或你早已忘記？因為我不再美麗？我再也美麗不起來。然而臥屍在板城這塊土地我會心甘的。板城的

才子。我愛板城的才子愛得那麼心甘。他們不會懂的。

我愛假想你是漢代盛世的才子，爲了你，我化作書僮，夜夜守在你的左側——看你抓筆、沾墨、寫賦……如今我真已化魂歸來，就爲了守你。我不戀紅塵，因爲紅塵不懂相愛的美麗，不讓相愛的人廝守歲歲年年——記得有一回你拉着我的手走過一條狹狹的山路時，我就曾感嘆天地竟沒有我們容身之處！那時候我就想：若真沒有法子，我就化魂吧，然後夜夜歸來守你。

我死了，愛情就得永生。我那麼愛臉，只有這樣才不會教你又抬槓了。而我們的愛情也永不幻滅。說過要當你的妻，又怕你不娶我，我會傷心死的！

如今我只有一襲白衣，所有的才情都離我而去，而我一樣夜夜垂簾，然後羞澀的等你叩訪。侍你以一襲白衣呵，你愛或不愛？

都喚不回來了，我竟忘了你的名字！前日我自遠遠的高空墜下，情急的我大聲的喊你——喂——！

* 海楓

生命

To Cabella

初晴的雨後，我看見妳急不及待的向陽光奔來，妳的傘是一把繪滿粉紅色心形的天地，趁彩虹消失以前，妳把它小心翼翼的撐在掌中，一如撐住千年不醒的夢。

To K. S. K.

不曉得妳到底是不是在逃避自己。面對整個社會的眼光時，妳懦弱地抬不起頭來。

雖然家不成家，妳也希望把燈點燃，只爲心中那不滅的希望。

妳雖頑強，卻自縛於繭中。妳是一隻太用功的小毛蟲。

To O. K. C.

每回在街口遇見，你總是故作瀟灑的招手，再冷冰冰的呆駐現場。

用盡心思去試探彼此的真心和假意是否是你多疑的本性？

傳說中你是一列越軌的火車，轟隆隆的輾轉着別人的惡夢。

已經是深夜了，我坐在客廳翻閱經濟學的第二課；用心的在學習三種計算國家收入法。寧靜的深夜只有壁虎偶爾發出「吱吱」聲，我壓抑已久的心情也緩緩的慌了起來。不能專心讀下去了。已是午夜了，閉上眼休息吧。唔，我就往沙發躺下，累倦的閉上雙眼……

想起戊辰年冬月，我寫了一篇文章，卻久久沒有修改，內容是關於靜如一座空城的生活。那時，我剛從山上文學營歸來，一切的回憶都是淡淡的，就似白開水一樣。祝爾，你知道嗎，當時，我在山上除了專心聽文學講座，也用心推測你在城裏的生活。

現在怎麼竟是己巳年夏月了呢。我突然的有點害怕起來。哦，祝爾，記得我唱出那麼一句：「人生難得再次尋覓相知的伴侶

，生命終究難捨藍藍的白雲天……」你能否接受？夏月的尾聲，才子的婚訊響起，嚮徹青青的島；我的心正如夜一般的深靜，剎那間也破曉了。才子佳人不能長相守，我深以爲憾。我想說，知其不可而爲之，生命就會活得比較深刻，不虛此生。張曉風也曾這麼說：如果關懷和愛就必須包括受傷，那麼就不要完整，只要撕裂。

祝爾，我自信瞭解你的心情。所以，我把這些小事都告訴你。可是，我要怎樣才能讓你知道，當我清晨穿着制服，手裏提着那帶點草花藍色的書包，我並不要你來陪我走這段上學的路程。是因爲上空橘紅的旭陽，像畫一樣的美麗，美麗的事物，最易勾起我最初的心境……

我不能專心

——寫給祝爾

* 采韻

寫給卉卉

*阿里谷



卉卉，有一天你長大了，大到足於讓你發覺到世上的任何一種語言和文字都不能表達你內心的思想，也不能表達你對這世間的無常、困頓和疲憊的感受時，你是否也會和我一樣，曾經懷疑生命的本質和意義？也開始懷疑人們是否已把最好的智慧給了你？如果這也是你崎嶇人生循環的一個過程，但願我能如老友般，和你一同坐下，促膝而談。或許就讓我把自己所領悟到的一些宗教信念，以及一些生活經驗，在你必要時，扶持你一把，和你並肩攜手走在探求人生宇宙真理的道路上。

你知道世尊嗎？那個沒有塵世的悲哀，也沒有輪迴再生的人類導師？他那完美的人格，已幫助他達到解脫

的境界，他已經找到解脫痛苦的途徑了。世尊所講的「四聖諦」和「入識」，世人究竟明瞭多少呢？人們最執着的生命，又是甚麼東西呢？原來生命是不生不滅的實相，有生有死，生和死，在開幕和謝幕之間向我們開了一次又一次的玩笑。我們倘且懂得種下麥苗，就是在等待麥子成熟收割時的喜悅啊！而人們，為甚麼懼怕死亡呢？新生的嬰兒身上都有死亡的種子，而死亡的脈動中則跳着再生的音符。無始劫以來，我們便在紅塵中翻轉，到底歷經了幾次的生命？有了生命，就有了生活，我們生活中的喜怒哀樂，甚至於悲歡離合，在眾生迷戀的情慾下變成了一則則美麗的哀歌，於是，人們都在這哀歌中睡去，久久也不願從酣

睡中甦醒過來。凡夫者如你我，總在順境時即愉快喜樂，逢逆境即起怨恨惱怒的瞋火，卉卉，我們對「自己」有時候表現得太執着了，「我」是甚麼？我活着的時候是我，而我死後的一堆白骨，仍是我嗎？人們對生死一無所知，無始劫以來便已是無知的無知，但是，世尊的涅槃，不正是一條通往揭曉生死秘密的道路嗎？

很久以前，我曾追隨過不少老師學習各種知識，我有了自己的思想，然後我開始思考，最後我學習了世尊圓滿、統一的真理，才明白甚麼是智慧。智慧是無法言傳的，就像喝水，冷暖自知，所以，卉卉，妳若要發見智慧，那麼你要用心來感覺，像你感覺生命一樣。世尊

的光明和平靜，是一道光，閃射出人性特勝昇華極點的光芒，他的大悲心、大智慧、大雄力，便是我們在生活中要實踐的智慧，他宣揚慈善、自制、同情、耐心，我們要用愛來讚賞和尊敬這世界，對待所有的生命。

每一次我走過街角的一條狹窄暗巷時，總會看到三幾個佝僂瘦小身軀的老人，蹲坐在垃圾旁，目光呆滯地望着前方，時間在他們的身上臉孔留下痕跡，無情的歲月 and 困艱的生活從他們的舉動中流露出來，而行色匆匆的人從不曾停下腳步。唉，這景象，是因為有了貧富之分就存在的吧？還是大家已習慣了這一群醜陋的老人？難道貧窮是罪惡嗎？卉卉，當你有幸在享受你的福報時，也多為他的悲苦而禱告吧！多去安慰他們，援助他們，甚至於用你的財富去擠救他們，因為佈施會使人富足。無論你佈的是財施、法施或無畏施時，你其實就在自己的福田上耕耘，而大地是會以等量的福報報償於你的。廣修供養是世間最好的禮讚，它像香水，沾在你身上，別人也染香了。

人們說懷着簡單，純樸的心境去看這世界，世界是美麗的。真的，你若去修習四念處觀，斷五欲，斬除六根煩惱，你眼中的一花一木，一山一水皆是美好的，充滿生機的。這娑婆世界，只

要有不妄的意念，處處都是美景。讓我們學學那鵬鳥，張翅飛向浩大的天空，去衝刺無限的憧憬和理想，讓心駕駛正確的方向，攜帶生命的慈悲智慧，飛越心靈之上。

你有聽說嗎？說生命是一首火鳳凰的歌？鳳凰焚燒成灰燼，只為生命燃燒一個夏炎，為的是一個耀目的燦爛，而我們的生命也為活力而焚燒，人生雖短暫如朝露，那你要選擇如何明智的生活呢？卉卉，你當記得世尊曾說：「眾生皆有佛性。」，讓我們的心蛻去塵垢趨於清明，規矩地順着世尊指示的路前進吧！

在我們感嘆自己生命的脆弱時，也替我們難得的人身合十哀禱吧。蟲蟻的生命何其短促，蝴蝶縱有蛻變時的美麗，奈何紅塵飄落時，生命已了無痕跡。無常無處無時不在，無常不等天長地老，不等滄海桑田了才讓我們感受到。無常在妳當下的說話間，睡眠、呼吸，工作的當兒無形地走過，正向着你招手了。你愚癡？你歡樂？你會發覺，原來愚癡不是真的愚癡，而歡樂的也未必是歡樂。無常是在實相與無相之間，不生不滅，不斷不常。

卉卉，雖然人生是痛苦的，是善也是惡的，但陽光底下依然有美好的事物。卉卉，讓我們在充滿法喜下，尋回我們真正的「自我」吧！

關於杜鵑花及九重葛

* 曾秋華



上班的途中總會經過一所淺灰色的房子，那種屋子的款式不很起眼，我喜歡的是屋前一坪濃綠的草地當中的一台亭子，那亭是很別緻的，頂上爬滿着杜鵑花，遠遠望去我常常錯覺以為那是一棵巍峨的九重葛樹，嫣紅的花卉很驚心動魄地伸延出去，周圍都是綠蔭，氣勢很是磅礴。以杜鵑花作為亭蓋是很別出的心思，這使我想到我唸中學的學校，生物室外邊是一坪小小的草場，角落裏有個魚池，上面是木架池遮，架上攀滿了綠色的爬藤植物，那個地方比較陰暗，從課室的

窗外望出去總覺得它死氣沉沉的。

畢業一年後，有一次回去母校參加校內一個武術團體主辦的活動，突然發覺魚池上的木架竟開滿了杜鵑花，很是驚艷，彷彿整個校園便朝氣蓬勃起來了。

我總是分不清九重葛和杜鵑，常常張冠李戴，不過不要緊，我對九重葛和杜鵑花的感情是一樣的。以前剛認識你時，你住在板城一間淡黃色的屋子裏，到你住的地方總要經過一道瘦瘦長長的栢油路，路的轉彎處種有一株九重葛，你第一次陪我走那條路時就告訴我關於那棵樹的名字，

佛天底下最美好的一切便奢侈地展在你的眼前。杜鵑花城裏有個湖，湖畔有座亭子，頂上也種滿了杜鵑花，但後來亭子拆了。你一面抽着「沙林」的香烟一面回憶，眸子裏似乎藏着一個遙遠的，卻教人爲之魂牽夢縈的故事，我可以強烈地感覺到，但我捉不到。亭子拆了，遲了，我再也趕不上，我是個遲到者，這是我一生的遺憾。你離開板城前送我一張照片，背景是醉月湖，但沒有亭子，你坐在一棵老樹幹上，我想是深秋吧！你披着一條紅與棕色格子相間的圍巾，你說想你時就看你的照片。後來我來到獅城，我並沒有把那張照片帶來，我把它夾在一本寫了一半，已經很久沒有寫下去的日記本子裏，我只把你的一張畢業照放進皮夾裏帶來，好幾次買東西時打開皮夾，被同事們看到你的照片，他們都問是不是我的男朋友，我說是我的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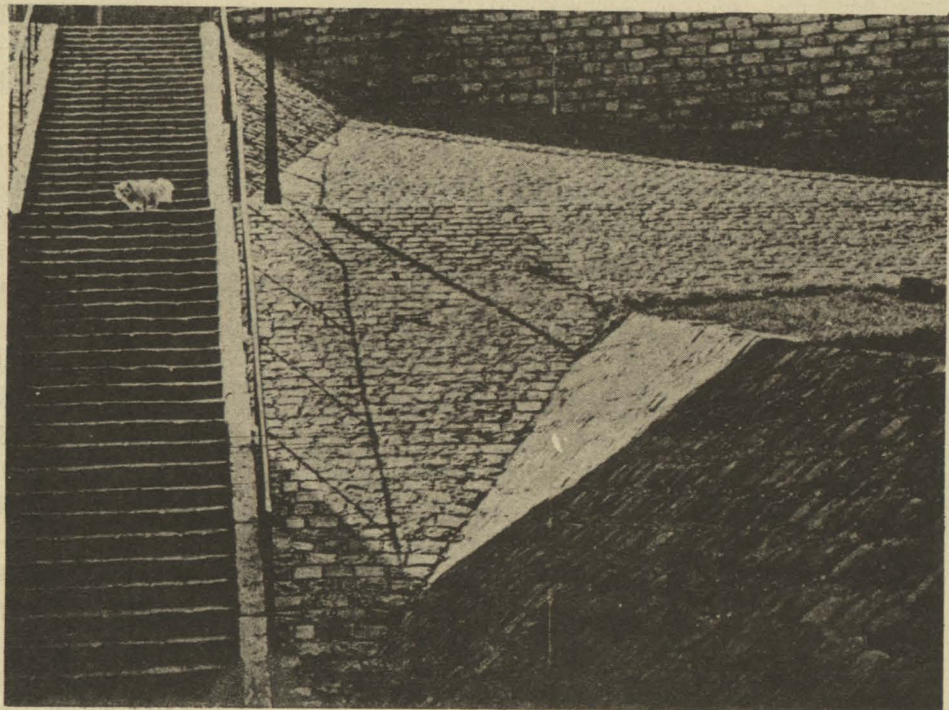
來到獅城，我認爲關於九重葛和杜鵑花的故事便了結了，可是並不。我住的地方叫裕廊東，附近有座「國家圖書館裕廊東分館」，我只要在樓下的巴士站乘三三四的巴士就能到了，車資是十五分錢，所以我經常去。圖書館是新建的，白色的雙層建築物，要走進大門的走廊兩旁種了幾畦九重葛，還很稚嫩的。圖書館的設備很新也稱得上豪華，全間冷氣，有時我靠在軟綿綿的沙發上看書報，就想如把門外的九重葛搬進來多好。那樣我又會忍不住回憶去年我準備考高級教育文憑的情景了，我常常步行十分鐘的路程到佛學院去溫習功課，我總是選擇食堂一個僻靜的角落，面向花圃便是由一排整十幾盆的

九重葛分隔的。那時是八、九月的雨季，食堂的屋頂是梓板上落寞的聲響，然後它從板溝上落下來，織成一幕流動透明的簾子，簾子後面的九重葛正招受風雨的欺凌，嫣紅的花卉一瓣瓣或一朵朵地被摧殘，貼在土敏土上。我心中驟然閃過一句古詩：情若雨余貼地絮。很心甘情願的樣子。

我現在工作的地方是一間美國醫藥製造廠，那是一間很豪華很闊氣的工廠，它用來作為美化用途的土地就差不多有一間中型學校那麼大，裏邊植有大王椰樹還有很多我不知道叫甚麼名的樹。有隨風搖曳的喬木，有一叢叢佔領着各自領土的灌木，還有翠綠濃綠或楓葉那種紅的草一堆堆的擠在一塊兒。進大廳的走廊兩旁是長方形的魚池，右手邊的魚池旁有個假山，山裏有瀑布。餐廳的三面是土敏土牆，一面是玻璃牆，牆外又是另一座假山，山裏有溪流，水就從那兒流入池裏，池裏有魚有草。餐廳的每張餐桌上都有一個小花瓶，以前是插着一枝嬌嫩的胡姬花，後來改成塑膠花，真可惜。工廠的建築物是純白色的，二樓辦公廳玻璃牆外的露台上種了一排杜鵑花，遠遠望過去好像是不甘艷麗被埋沒的杜鵑花從牆的裂縫裏鑽了出來，紅與白的配得很炫目。來面試那天，我坐在會客廳裏，冷氣很冷，我凍得雙手微微在發抖，而與我只有牆之隔的杜鵑花卻正虔誠地接受艷陽的洗禮。我不僅猜想，它們的前生一定是當年在北國的校園裏陪你渡過四個春季的那一群，今生它們卻千里迢迢地投胎到獅城，伴着這個島國上舉目無親的我。而來生，來生呢？啼血的凄紅是不是游子的傷？

再回去

*潘碧華



當年初來，比註冊入學的日子早了幾天。老馬識途的學兄帶我四處見識。我懷着中學時代對大學的憧憬，闖入一個新鮮的城，左盼右顧入眼的新奇。學兄領我到食堂喝茶，手上一杯冰凍飲料，我只覺得頭頂上的遮蓋好長好長，而且很低很低，壓得我不敢東張西望。雖然沒有人投於我奇怪的眼神，我卻為寒酸的見識腴腆，暗暗偷聽周圍的談笑風生。前幾個月，我們幾個準畢業生在食堂閑閑的喝下午茶，高

聲言笑，旁若無人，叫一年級的新生側目。心情的轉換幾乎是瞬眼之間，幌一幌便面目全非，再回去時，已是另一副面孔，人已畢業。

那天，考完最後一張試卷，逢人便說：「畢業了！」倒沒有興奮的感覺，每說一句，便流出一大片千言萬語，到最後，心裏頭只剩下空空白白，連僅存的亦喜亦悲也自胸中飄盪而去。在圖書館前面，與交情頗好的學妹並肩而行。

「考完了吧？」
「畢業了囉，我要飛……」展翅欲飛狀未做完，話已說不下去。天空有點陰沉，學妹的眼裏似乎有霧氣，我的腳下更是拖泥帶水……

這個時候通道盡頭的文學廣場此刻少了起伏高低的雜音，一到假期，所有的喧嘩都回歸平靜。一行列的長桌子上，只有三幾個人零零散散的坐在那裏。清潔工人養的花貓懶洋洋的睡在長椅上，也不怕人跟它搶長椅。

那幾個讀書的人，悠然地一邊寫幾個字，一邊抓起零食往嘴裏拋。也許圖書館太冷清，他們不愛去裏面，而這裏，有草有樹有風有鳥叫，還有貓，寧寧靜靜，隱隱有書香飄在空氣中，這種氣氛下讀書，該是最好的了，但是人太少。

唯一清晰可聽的是我有一下沒一下的踱步，散散的敲，不着邊際的響。以往走過的文學廣場，都有很多不靜止的人。原本要上圖書館的，也因為令心振奮的熱鬧而駐步，加入爭着吐出語言的圈子，像不安份的小鳥，東飛西撲，總要每樣東西都偷窺一下，評上幾句話才甘心般。平時人多，不覺得文學廣場的大和闊。再回去的時候，才發覺進出了三年的文學廣場，有着這樣耐老的情懷，任由人事變化，繁華冷清，它依舊心平靜氣的在那裏頂天立地，迎接風雨，傲然環顧其他學院。對它來說，也許我們就和愛啄食愛吱喳的小麻雀一樣，只是毫不痛癢的過客，來了總要離去。

從文學廣場到圖書館去，便會看到在圖書館大門旁邊崗的紅色郵筒。每天經過它身邊的遊子不計其數，順手投下的四方音訊的一定很多，有好幾次我看見郵差大人從它的肚子裏掏出一大把一大把的話語，束進大布袋裏，捎了去。這幾月內，郵

筒恐怕會餓肚子，整個校園靜悄悄的，四處去收集，幾天也收不滿一袋子的話吧。更不用說藏書數十萬冊的圖書館，一定也是「慘淡經營」了。

我在大學唸的課程以中文為主。三年來，上圖書館，只在三樓的中文部找過書。有時候走上三樓並不是要借書，只是像路過老朋友家一樣，順道拜訪，翻翻書，看看借中文書的人。到中文部借書的人不多，多數是中文系的同學，就算是其他學系的，大半也認識。大家見面，都會打個招呼。有時候，就在書架與書架之間，在霉濕與書香之間，聊天。中文部本來就不多人，有時候不壓低聲調聊也不足以打擾人。

有一回夜歸，校園幽暗靜寂，獨有圖書館燈火明亮。我從圖書館出來，踏着碎碎的樹影，好像有翻頁書寫聲在背後如影相隨，回頭看時，每盞燈下竟是埋首苦讀的身影。後來留上了心，才知道不單是晚上，只要是開放時間，圖書館便大放光明的。考完試那天，進去繞了一圈出來一看，玻璃窗內照舊是一節一節的燈光，在外面萬萬想不出裏面的淒清。而這個時候，長長的假期，裏面一定只有少少的人，享用多多的冷氣。等到七月開學後，才會回復一座圖書館應有的氣氛。

每次從圖書館出來，去上課都得經過文學廣場。文學院的講堂集中在一起，坐在廣場上可以看到講堂大門的開關，等裏面上課的人湧出來後，才進講堂也不遲的。有時候特地提早在講堂門口等候，與陸續到來的同學互相傳達瑣碎碎的消息。等得不耐煩了，便去拉開大門，再放手，故意發出很大的聲響，提醒裏面的講師時間已到。當大門打開，一窩蜂的人還沒湧得出來，外面的我們急不及待的搶着進去，裏外的兩班人馬就在門口互相擁擠，交會而過。實際上就算班上的同學來齊，還會有許多的空位，而我們就是喜歡在大門口的那刻洶湧，擠進來，也擠出去。

一旦走出講堂，便把迴響的聲音留在裏頭了。我不是專心上課的學生，老師開始講話不久，我就看錶計算下課。最後一次走出講堂是在怎樣的情形下，再也記不起來。當時一定是匆匆離去，也沒想起過那便是最後一堂課，也沒想過該回頭看一看。再回去的時候，我想拉開平時上課的講堂大門，門已上鎖。

想起以前上課，明目張胆的往外看，打量啄食的麻雀和來來往往的人，偶爾作勢抄一抄講議。而今，在裏面目送我落落而去的背影的，應是一盞靠近玻璃窗口的燈吧了。

啊，這一片土地，雲和月

*懷石濠



1

天亮得很遲，我醒來的時候霧水尚重。門外的路燈尚昏昏的照着，空氣中有一片朦朧的露水。我把車子開了上路，整個晨早就真正的甦醒了。

還以為吉隆坡的初晨是空蕩蕩，整條高速公路只有兩排豎立的街燈，亮得滿地晨昏不分。

我取道孟沙路，因為時間還很早，不然我可以取道馬大校園，抄小徑，或許因而可以看到一兩株逍遙的芭蕉樹和一排的青龍木。

到了十五碑，等我的朋友剛剛把屋子裏的燈亮着了，我在門外按了兩次車笛，他伸出頭來，惺忪地打了一個滿滿的呵欠，同時向我招

招手。我把車子停在一棵榕樹下，屋裏淡淡的燈光照在樹梢上。有一片露水尚輕輕的從空中瀉下來，好像帶着一絲銀光，自遙遠的天際輕輕飄飛來。

2

我們到了機場，有一輛馬航波音七三七開始準備進入跑道。我的朋友向航空公司登記後，就隨我上樓去喝咖啡。

我們坐在最靠窗處，隱隱可以看到馬航波音七三七的尾巴，很有氣勢的模樣。咖啡濃濃的冒着煙，我加了糖和牛奶，不久就見到波音七三七徐徐的滑入跑道，然後越跑越快，不久在囂張的聲響中躍身飛起，飛遠了便

看不到了。

於是想起那次我隻身飛赴異國的經驗。

那個晚上我坐在車子的前座，冷氣呼呼的吹過來，車子急急的在路上開駛，把窗外的街燈一晃一晃的駛過去。我當時穿得很整齊，是一套淺褐色的西裝，結了一條線格深褐色的領帶，尚有一件緊身的背心，因為那時聽說雪梨已經進入深秋了，怕會冷。

不久便到了機場。我登記後便和親友握手，到了進關時分就有了一些依依不捨的情緒，我尚擠了笑容，和他們招招手，然後很快便跨了進去，在電視前坐了一會，去喝了一杯可樂，把身上尚有的幾個大馬硬幣都給了賣可樂的小二。過後我到處走走，看看那裏有便宜或免

稅的貨品，想買一分禮物給我在雪梨尚未謀面的房東。後來因為手上的錢不足夠，便打消了念頭，過後不想再多走動，因為旅行袋相當重，裏面有一本厚字典和幾本書藉。

時間到了不久，我隨着人群魚貫走入一條甬道。以前好像在戲院裏看過這樣子的情形，現在親身走在上面，心裏有很奇妙的感覺，很興奮。只走了一小段路便進了機倉，側側敬敬的找到了坐位，才慢慢安靜坐下來。剛剛要喝杯橙汁的時候，有一位年約四十的婦女趨向前來，問我是否姓張。

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情。她隨後尚說了我的真名，以確實我的身份。我很詫異，確實沒有見過這位婦女，還未問清真相，婦女已把一封紅包遞過來。她說：「妳姨姨說：一個年輕人，大約五尺五吋，樣子很像你桂姨的便是你。她知道我也坐同一趟機，托我送給你。」我聽了很感動，覺得很美妙，第一次才知道我樣子酷像桂姨，能在熙攘的機倉裏，輕易的被人認上我。我謹慎的把紅利是放入衣袋裏。

我一直都很興奮，不知道飛機甚麼時候會起飛。後來空中小姐示範安全措施，有些一邊示範一邊淡淡的微笑，有些不怎樣熱衷當作例行工事來做。末了，飛行機長請搭客綁上安全帶。穿得

威風凜凜的空中少爺來巡列了一會，便也選了個位子坐下來，和一位空中小姐談笑風生去了。不久我感覺到整輛飛機都輕震起來。那個時候我坐在中倉，望去窗外，只見到一隻寬闊的機翅，和一小段徐徐倒退的跑道，然後越倒越快，看起來好像真的拔腿急跑，很興奮的樣子。

不久，飛機果然升了上空。真是奇妙、龐然大物，真的蕩呀蕩的在空氣中輕輕的搖曳，很震撼人心！我一直都望住窗子，除了下面一點點飄蕩的燈火，便是一片昏暗的天空。飛機越飛越高，終於再也看不到欄珊燈火和一片土地。我的離情突地升得很高，好像窗外一團絮雲，飄得太迷離了。

飛機穩定後，機長報告天氣情況。「這是個風平浪靜的夜晚，」他說，「雖然有一些雲團，並不礙事。」搭客開始喝橙汁，或者扯搭或者寫信。我喝了一杯咖啡。

我在機上朦朧的睡了幾個鐘頭。腕錶尚指向凌晨四點，搭客都被一片杯碟的碰擊聲吵醒，我不知道為甚麼那麼早就用早餐。吃過後不久便見窗外陽光大亮，快到澳洲了，而那邊的早晨已搶先甦醒了過來。飛機在墨爾本停了半個小時，那時候天氣只有十三度。我在免稅店裏逛了逛，然後又乘搭飛機繼續路程。

許多搭客都在墨爾本下

了機，機倉裏便空蕩多了。我跑去最靠窗的位子坐，戴上太陽眼鏡，便看到窗外一大片亮麗的海灣，藍得很是讓人心澈。不遠處尚有幾座大山，冉冉的冒着煙，沒有一點恐怖的模樣。飛機低低的飛了一個小時，便到了雪梨。

3

咖啡差不多喝完了，剩下的都快冷了。我們決定走去遼望台。遠處山際連綿，看山不似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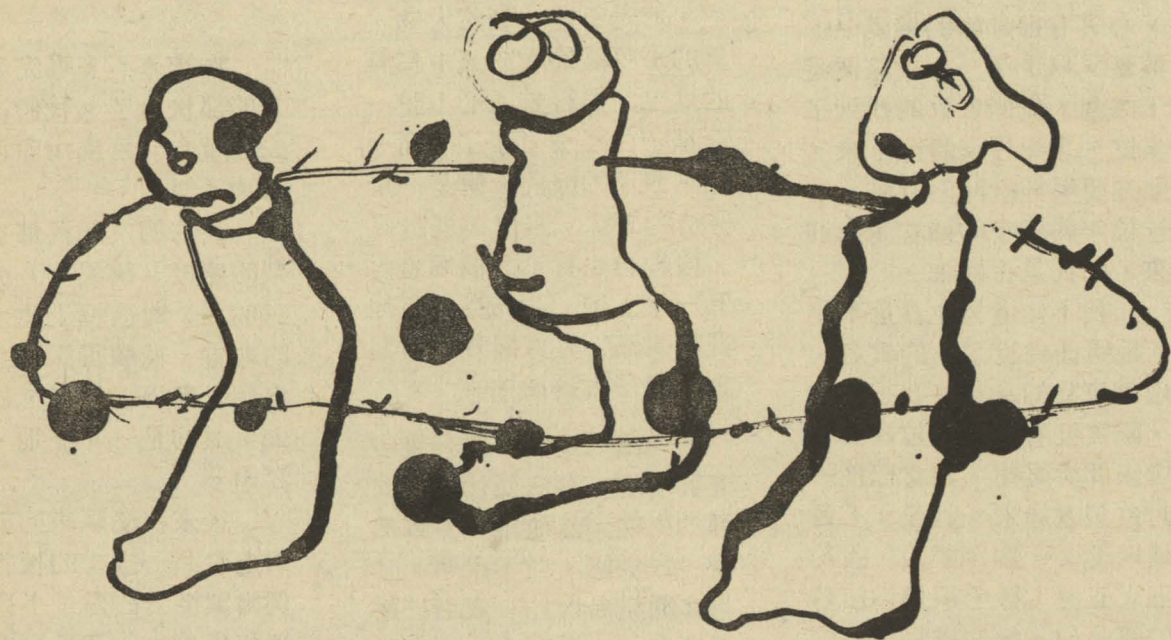
我的朋友問我那次去雪梨的感想。我說：「在那兒三個月，對這塊土生土養我的地方，感觸很深。」說後自個兒覺得很震撼，放眼望去，真的是一片土地，大好江山。

後來我便驅車回家，一路上看到一排排的橡膠樹，偶爾緊接着的是一小段棕油樹和青龍木。我見到有一個大排樓，寫着：Welcome to Malaysia. 轉了一個彎，在進入高速公路之前，一個橙黃色的葱形建築物靜靜的煞有氣勢的立着。

我想起某個晚上我驅車下坡，一路上都種有青龍木和黃花樹，天上有金色的月亮和一些雲團，聳立在城內的建築物，正亮麗燦爛的在閃爍着。我突地激奮起來，心裏歡呼：啊，這一片土地，雲和月。

竹浪聲中見真情

*郭永秀



圖／蓮珠

說是緣也未嘗不可。

認識陳之權，差不多快近二十年。起初和他在樂隊中碰頭，合作過，而且還在繼續合作中。

我比他大了好幾歲。第一次和他碰面，他還是個十來歲的中學生。那時候我在人民協會華樂團裏擔任笛子手。樂團頻頻換指揮，最早是來自香港的馬文老師、後來吳大江先生也來客卿指揮

三個月、再後來又換了李雪嶺先生。

之權便是李先生帶進團來的。

他是李先生的學生，個子很高，卻瘦得像根竹子。走起路來虛虛愧愧的，常常使我想起他手中那對揚琴竹。他彈揚琴時，肩膀吊得高高的，給人一種頭重腳輕的感覺。排練時我剛好坐在他

的後面，看不到他的臉，卻也感覺出他那嚴肅而求知若渴的表情。

那時候我和他只屬點頭的交情而已，加上我們兩人的性格都比較沉靜木訥，雖然經常同台演出，但少交談。

之後我在另一個樂團擔任指揮。時光匆匆如白馬過隙，幾年後在青年華樂團舉行的一場音樂會上，看見他

在台上打揚琴又打雲鑼，演奏一些難度大的樂曲。他的節奏感強，動作敏捷，擅長彈奏快速樂段。面對聽眾時，他的表情是沉着而嚴肅的，有專業演奏員純熟的技巧，卻仍缺少專業演奏員的悠游與從容。

見面時大家打打招呼，又幾年過去。

再見面時，卻是在南洋大學的音樂室中。

當時南大還在，有一支由南大學生組成的樂隊。指揮林亞歷先生有次剛好因事出國，便邀請我暫時代他與樂隊排練。

盛情難卻，我便走進了美麗的雲南園。

想不到在樂隊前正對着我的正是之權。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再見面卻又是一番滋味。只覺得人世間一切都是早就安排好似的，只等時機一到就見面。每人的際遇各有不同，然而在潺潺的樂聲中，彼此都可以感覺到對方那顆愛音樂的心，以相同的頻率、相同的節奏，撲撲地在胸膛內跳動着。

排練休息時，我們在一起喝茶，談到小時候見面的情形，以及樂壇上的人事變化，大家都有無限感慨、不盡的唏噓，卻又多了一份深深的期盼。

之權有個寬大的額頭，大眼挺鼻，臉上有種年輕人剛毅的神采與抱負。一曲彈

奏完畢，只見他的鼻端、人中部份滿滿沁着一層汗珠，欲滴未滴的。隨着歲月的洗禮，臉上的稚氣已經消失殆盡，代之而起的，是一股濃濃的書卷氣，一種對中華文化的愛慕和執着。

後來在幾個音樂會上看他與人合奏、伴奏，竟然已經頭頭是道，卓然成家的樣子。印象較深的是有一次聽他為一名二胡手伴奏獨奏曲「洪湖水」時的情景。他彈揚琴時，着力大，節奏準確，音色鏗鏘如鐵棒打在玻璃上，屬粗獷型，帶點年輕人的急躁，但和獨奏者默契得很好。該出來的地方就不客氣的表現一番，該含蓄收斂的時候，他決不搶獨奏者的風頭。那連綿稠密的輪音時弱時強持續不斷，像春日的細雨霏霏，簌簌地淋濕了音樂廳中每個醒着的靈魂。而二胡惻然的聲音從雨中深處幽幽響起，時而敘述、時而吁喟、時而憤慨，細膩而溫婉，像在述說人生中的多番劫難多種情懷……。

在另一次的音樂會中碰見他，卻是在台下。他憂郁而失望地告訴我青年華樂團已經不再隸屬教育部了。此後課外活動中心不負責該團的經費，同時練習地點也搬遷了。

那時剛好我受邀在國家劇場信託局屬下舞蹈團成立一支樂隊，便順勢邀他加入，他也欣然接受，和我開始

了一段艱辛的建團工作。

他受委擔任樂團團長職務，負起樂團的行政工作。我則任指揮，負起音樂的訓練、指導、以及策劃演出等工作。在這幾年中，他給我很大的協助。他處事剛毅果斷、有種大刀闊斧的幹勁，想法雖有時和我有出入，但卻常常和我保持聯繫及默契，是個懂得運用權力卻不棧戀權力的人。他懂得樂團的行政為音樂而設的道理，幾年來和我緊密合作，加上團員們的支持，這支由中西樂器拼合而成的樂隊，漸上軌道。

為了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演奏技巧，他又跟來自中國的揚琴演奏家陳雅琴女士學習。

南大中文系畢業以後，之權進入師訓學院受訓，然後便為人師表，在一間中學執教。

也許年齡相差不大、志趣相投、職業又一樣，同是教師之故，使我們有了相同的交談題材。加上他和我一樣，是個書痴。他未婚前我去過他的家，其伯父也是愛書之人，房中的書架上高高低低密密麻麻堆滿了各式各樣的書。

職業穩定之後，戀愛的時刻便到了。

戀愛中的之權，並不因此而冷落了他的揚琴，每星期天早上仍然風雨不改，到團裏排練，然而我不能沒有

顧慮：

「假如你的另一半對音樂沒有興趣，不喜歡你玩揚琴、參加團體，怎麼辦？」

「不會的，」他信心十足：「可以慢慢培養她的興趣。」

「那你就得多帶她來團裏走動走動。」

果然在不久之後，他帶來了「另一半」——陳真華，也是一名教師，新大中文系畢業。正是無獨有偶，職業志趣相投，連個子也和他一樣的高挑瘦削型。端莊清麗的臉上堆滿着叫人放心的和氣的笑容——看來揚琴竹總是一對的，長短一般，才能譜奏出鸞鳳和鳴的和音。

婚後的之權，搬到裕廊區的新居，和位於芽籠區的舊家及在義順新鎮的岳父家形成了一個大大的橫跨着新加坡的三角形。而他的學校也在這三角形內。日日夜夜，他便在這大三角形中來來回回、疲於奔命。最後熬不住，只好買了輛小型的舊車。

於是我又變成他的駕車顧問。

有了孩子之後，之權卸下了團長之職，只能每兩個星期來團排練一次。但他的演奏技巧有深厚的底子，所以排練時不會跟不上，反而能夠在彈撥組中起帶頭作用。

多少年來，我和他之間的關係，是互敬互愛的朋友。雖說不上是知心，卻也算

知音。有好些地方我們看似相像，實際上在性格、愛好及生活方式方面，卻大異其趣。

例如他喜歡華樂較少聆聽其他類型的音樂。有一陣子中國的小百花越劇團來新，他和真華夜夜趕去劇院，看得着了迷。我則胃口奇大，華樂、交響樂、地方戲曲、歌劇、歌曲都愛聽，偶爾也會為一兩首好聽的流行歌曲迷一陣哼一陣，不像他一聽流行歌曲就皺眉。他是個七情上面、愛憎分明的人。

他唸的是文學，古詩古詞古文都在行。當然也唸些當代文學，大多數是五四時代那一類的作品。我的興趣卻在創作，喜歡現代詩、現代散文和小說。五四時期的作品也看，但總覺得節奏太慢，跟不上時代的節拍。

他是那種結了婚，便是太太的好丈夫、孩子的好父親，為人處事卻又自有原則的人。駕車是三條固定路線：往父母處、岳父家，和執教的學校。再多嘛，一條往嘉龍劇院底層我們的排練室。

我則生活多姿多彩：雖少看電視，但喜歡養魚、種花、一看武俠小說便不吃不喝。朋友也多，有些人找我打了十幾個電話也找不到我，是看起來靜，瘋起來卻也可以駕車和麗到處亂闖的那一型。

他看的影片多是中國片，有份濃濃的懷舊情懷，一

種古時候讀書人的大義凜然、壯懷激烈。我卻甚麼都看，偏好科幻、鬼怪片，越驚人越妙。

想來我還是比他「西化」了一點。

至於搞音樂方面，想法還是頗為接近的。小時候玩音樂是為興趣，但興趣是會跟着時日的遽增而改變的。不變的是因為參加團體所帶來的一種責任感，以及與日俱增的使命感。這和他從事的教學工作，本質上多少有相同之處——教中文，對他來說，不止是一份職業，也是一番事業：一種對民族文化死心蹋地的熱愛，一種對母語不棄不悔的追求，一種義無反顧的介入。結了婚有了孩子的他，仍然如飢似渴地熱衷於中文的研究與學習。去年，他又參加了中國廈門大學的海外中文函授班，開始了另一個階段孜孜不倦的學習。這使他更加忙碌了。

有時和他談起教學工作，對這一代年輕人不肯認真學習母語、學生華文程度的低落、社會人仕對華文的漠視，以及受西方歪風吹拂得不中不西的華人，他總是痛心疾首、憤慨難平。

在他身上，我看出了一條充滿血性，對母語文化情深義重的錚錚漢子；一種千百年來讀書人所固有的那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文化的傳承儘心儘力的高風亮節。

夏季七月一日·晴

*貓爾

這個夏日，是真正的夏日，是那種曝曬過後令人汗流夾背的夏日。

他們說英國很久很久以來沒這麼熱過了。我可以感覺到他們的興奮。對英國人來說，一大早起來若能看見陽光普照，是極為奢侈的事。

如此驕人天氣下，我竟躲在屋子裏追看溫布頓網球賽，室友罵我笨蛋。

鍾愛的克莉絲艾華戰勝英國的安活絲，順利邁入第四圈。胡娜在第二圈敗在克莉絲手裏，我不禁為她惋惜。胡娜風采大不如前，那股特有傲氣已無疾而終，實教人心疼。

那邊廂男子單打，波力斯貝格明顯地出盡法寶，而尊麥肯勞又復出了。

他們說邁克張很有潛質，也許夠格問鼎今年冠軍寶座。

這時電話開始響個不停，我沒去接。電視正放映邁克張和邁克沙柏男子單打。

電話停了一陣再響，我盡量忍耐着，任它響得我心跳加速。旁述員在說邁克張在場地稍息時吃香蕉充飢，而邁克沙柏則用青蘋果作午餐。他說溫布頓快變成快餐店了。

那通電話仍在響。

我拿起聽筒，原來是愛德華。他人在劍橋，他說他那邊有一大班朋友，邀我和姐姐一起去撐船。

我說我不能去，溫布頓

網球賽正在進行。

他說他那邊有電視，一樣可以看。

都說鬼佬笨，難道要我買九鎊五十便士火車票到劍橋去躲在他朋友的屋子裏看網球賽？

姐說我們需要一部錄影機，她說電視限制了我的戶外活動，我假裝沒聽見。她大概忘了我只喜歡看現場直播，比較刺激。

她也說過要換一架牌子好一點點的音響。我沒有反對，我一向是順從她的。我覺得目前那一架沒甚麼不妥，只是不便說出口。

我不想我們再為這般微小的事發生衝突。

我們曾為亦舒終日把《紅樓夢》掛在口邊的壞習慣爭執過，那實在非常無聊。

後來姐獨自去了劍橋，當日去的。

我送她到英皇十字火車站。

徐志摩筆下的康河是她心嚮往已久的，我想她此去一定感到新鮮。

而我，我不能再去了，那個書香濃醇的城令我自卑。我知道窮我數輩子努力，我仍舊無法擠進那個城去唸書，我知道自己缺乏那種財力與才氣。

吾友李察一直想考入劍橋醫學院。

我說若閣下花得起那種時間那種金錢，這世間實無不可能之事。

是有這種人的，為了一個夢想如此執著。

這樣子折騰一番後，從火車站回來，我仍繼續追看溫布頓網球賽，看得眼睛痛。局終，邁克張戰勝邁克沙柏，全場觀眾歡呼。很多我認為可能會勝出的球員都順利進入第四圈，當下心安起來，於是自許這場比賽仍是公平的。

住隔壁房的女孩子在我看完網球之後才回來。其中一個說，晚上奧狄恩戲院有皇家首映禮，屆時戴安娜會與眾影星齊齊出席，問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熱鬧。

我說不要搞啦，上次去看明星給老姐罵個不休。

「我都七老八十了，還拖我去看明星？」語氣一派不屑。

然看過珍西摩爾、戴妃、查爾斯和新占士邦男女主角等人之後，她卻嘖嘖稱奇：

「原來世間真有俊男美女這等罕見人物。」

老姐是全世界最善變的女人之一，與之相處，我必須提高警惕。

我不知她們後來有沒有去看明星。我只知道大門在晚間八時正「砰」的一聲關上之後，屋子裏只剩下齊豫的嘆喟——這裏不是巴黎、東京或紐約，我和我的孤獨，約在悄悄的午夜。

我開始有一點點後悔沒去撐船。

今天我不回來吃

* 盛輝

我望了望手錶，又望了望錢包。距離午餐時間還有兩小時多。我拿起書本和筆記簿，走向客廳的門。

媽在客廳看報紙。我開了客廳的門。

「你今天又不回來吃了？」我早想說了。可是她先問。「又」令我難受。

「看……看情形啦……」我翻過頭去看門外。「會啦，會回來吃……」

砰！我關上了門，把那雙球鞋從架上抽出來。「欸……」母親又開了客廳的門。我假裝埋頭迅速地綁鞋帶。

「看啦，看怎樣囉，」母親也這麼說。「如果有事就不用急着回來囉……」

「會啦，會回來吃的，」我說。

「慢慢啊，車很多……」母親還不肯關門。

我站起來，提着書本和筆記

簿走向摩哆。

我其實也沒甚麼事。不過我也遲了些回去。

我打開客廳的門，看到媽坐着。

「今天這麼遲的？」媽問道。「妳吃了嗎？」我也問。

「還沒有，」媽站起來，走向飯廳。我也跟了過去。

「都不必等我的。我說會回來就一定回來的，遲了妳就先吃囉。」我一面說一面走到洗臉盆前。

「不是很遲啦，我也不很餓，」媽說。

我拼命把水往臉上灑。然後脫下襯衣坐在飯桌前。我望望頭頂的風扇，走過去電掣那兒把它加速。我又走到洗臉盆去開水。

「不先沖個涼才吃？」媽說。

我關了水龍頭，滿臉濕漉漉地回到飯桌。

「不先沖個涼，」媽又說。

「先吃啦，我餓了，」我說。我望着菜餚。

「又是肉，」我搖頭道。我也學到媽，很喜歡說「又」。

「沒有啦，這是魚嘛。」媽說。

「魚也是肉嘛。」我說着就揸了一匙的豆芽到飯碟上。

「是啦……哪裏可以說不吃點肉的……」媽搖搖頭勉強笑着。

「其實豆芽豆乾也是有蛋白質的，」我說，又去切一片煎魚。唔，味道是很不錯。我咬了一小片，留在碟上，把先前的豆芽一大口吞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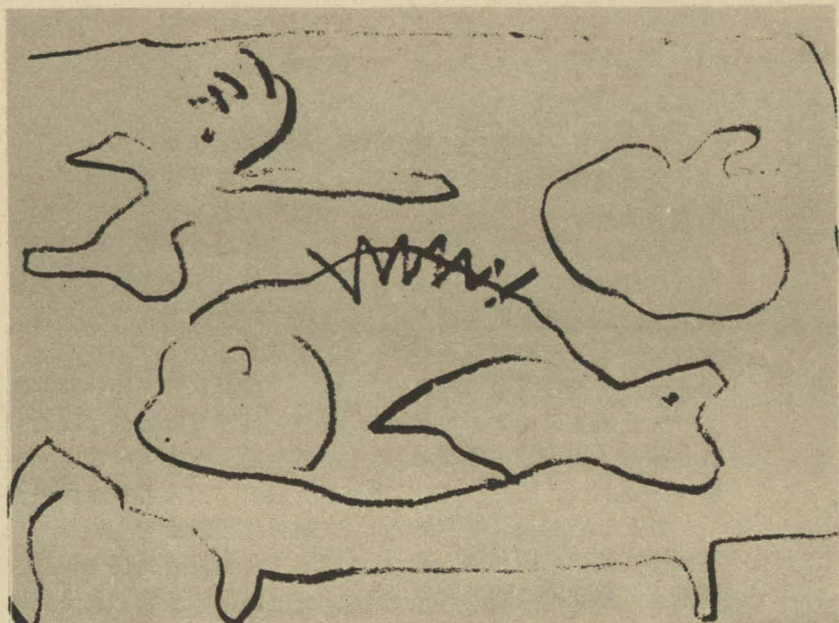
「慢點，」媽說。我看到她的碟上只有豆芽。

我又吞了幾口白飯。

「今天很熱，干他的！」我咒道。

「是囉，剛才天黑黑好像要下雨。又沒有。最怕就是這樣，這樣壓着。」媽說。

圖／蓮珠



我望望媽的飯碟。她終於拿魚吃了。她抬起頭，看到我這麼望她吃魚。

「再拿去吃啊！」媽說着，用叉子敲着盛魚的碟。

「我知道，」我又揸了一匙的豆芽。

然後我和媽都沒有說些甚麼了。

「下午還要趕去圖書館。」我幫媽把碟子拿進廚房時這麼說。媽沒有問些甚麼。

「晚上回來吃嗎？」只是這句。又是這句。

我一回來就走到飯桌前。噢，空空的。

我望望手錶。七時三十五分了。

媽呢？

我正想上樓去，就看到她走下來。她走得很慢。

「我沒有煮，你自己去外面吃，」媽說。

「妳呢？妳吃了？」我問。

「我不餓，剛才在巴利吃了碗叻沙，待會我自己煮包麵吃。你先去吃囉。」媽的臉色很難看，不過語氣是平靜的。

我沒有再說些甚麼就出去了。我在附近的餐室吃了一碟雲吞麵。還不想回去。可是我想到媽的臉色。

「沒甚麼的。」我對自己說。

我一回來就扭開電視機了。星期一是播映英國足球聯賽。星期二是意大利足球聯賽，星期二

是……

我看到媽托着下巴坐在飯廳

那邊。臉色沉重。

我繼續看球賽。

廣告時間到了。我走去廚房喝杯水，看到媽依然坐在飯桌旁，托着下巴。臉色依然那麼難看。

「累了就去睡囉！」我說。平時她做完家務就上樓去了。她搖搖頭沒有說話。

我又繼續看球賽。

「一會，媽從飯廳走過來。我知道。所以我繼續全神貫注地看球賽。」

我以為她要說些甚麼。我轉過頭去看她。

「我這裏很不舒服，」媽按着左胸，神色凝重地說。

「甚麼？到底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下午去巴利回來時就這樣了。」媽的聲音很弱。電視上的球賽正激烈地進行。

「很痛嗎？」

「不是說痛。好像有東西壓着……總之，很不舒服就是了。」媽的眼神呆滯。

我從沙發上爬起來，走去關掉電視。

「是不是心跳得很厲害？」我又問。其實我甚麼也不懂。

「也不是很快。有時我急起來時更快，只是……只是很不舒服就對了。」

「我看妳不要再講太多話，休息一下。」其實我甚麼也不懂。我望望壁鐘。十一時半了。外面黑漆漆的。好像要下雨了。我凝視媽。

「妳這樣稍微躺着就好了，我看妳最好不要爬樓梯了。在樓下睡也是一樣，不然等下有事起來……」

其實我甚麼也不懂。我只是想起八年前父親突然去世的情形。那也是媽告訴我的。現在的我，恐怕比當時的我懂不了多少。

偌大的客廳，就只有我和媽。媽已閉上眼睛睡了。我仔細看，她胸口還在起伏。還好。過了一會，情況依舊，但我不放心。我想叫媽，又怕驚動她。我想問她還痛不痛。我真的不放心。

這裏只有我和媽。哥哥在新加坡，弟弟在澳洲。父親的遺照在牆上。

我甚麼也不懂。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懂的東西是這麼的少。我現在也不知道媽是不是真的睡着了。

我好像沒有和媽好好地傾談過——

「我出去一下。」

「今晚我在外面吃。」

「不用等我了。」

「又是肉。」

「我說會回來吃，就一定回來的。」

我真的沒有和媽談過些甚麼。現在她好像是睡着了。我不大敢睡。我看着媽的容顏。竟有一絲的陌生。我又看看牆上父親的遺照。

八年了。

我把身子探近媽。我真的不放心。

媽的呼吸聲在靜夜中清晰入耳。還好。

我凝視媽。良久，我回到沙發上躺下來。

原來我不是不敢睡，我是不敢醒。

潮州花旦

* 雲俊豪



農曆七月份，柘城這是全馬慶祝盂蘭勝會最熱烈的一州；有巴剎小販匯集的地區都架起鐵棚拱拜大老爺。

大山腳市鎮坐落威中，當地居民以潮州人居多，除了本港譚公爺、大伯公每年有酬神大戲之外，七月酬神戲更是慣例性的。潮劇在大山腳上演時，每每為當地婦女老幼帶來了一股看戲的興緻，在路頭小巷相遇時，她們的話題總是離不了潮劇；他們會侃侃有詞地唸：「老梅正，沒看頭殺痛。」

入晚時分，當地婦孺紛紛搬凳佔位觀賞潮州大戲，今晚上演的是來自泰京的潮劇團老梅正順興。戲棚尚未啓幕，衆伶子在台後上妝。

化妝師為林月娥梳了一個蓮花形髮髻，髻上插了幾枝金釵玉鳳，一撮假髮長及腰間。她是該

潮劇團的花旦，所演的角色只限貴府小姐，大至命運乖蹇的烏衫角色。她個性溫柔，多愁善感，走起路來輕佻伶俐，大半以上的劇中小姐角色全由她擔演。

上妝後，她獨自坐在後台等着出台。穿上了厚重綉花襪裙，週身頓覺悶熱，粉頸也沁出汗珠，她頻頻搖動手中的紙扇。透過蓬布隙，她看到戲棚外許多賣小食的檔位，曾聽說柘州小食最為盛名；叻沙、炒粿條、福建麵……她把口水往肚裏吞下。

「月娥，賺錢機會來了……。」團長太太八孃邊說邊走向月娥身邊，她鬼鬼祟祟地在月娥耳邊竊竊細語：「尋芳客大多數是澳軍，出手闊綽……」八孃伸出手碰碰月娥的大腿；「去呀！機會難逢！」

月娥唯恐得罪八孃，故而不敢一口氣推辭，只好唯唯諾諾地

說：「最近身體不大舒服，噢……。」

團長夫婦臭名遠播，對團員刻薄剝削，團裏一位武旦因不甘被色迷迷的團長調戲加以對抗而被逐出團，身為團員，爲了保住飯碗，每位團員都得忍氣吞聲。

布幕已升起，月娥下意識覺得自己將出台，因而藉機避過八孃的干擾。

「小姐走起……」，「走起……」

月娥隨着梅香，蓮步輕移到台前，輕輕地撩起長袖，跟着揚琴二胡節奏唱起：「主婢雙雙後園來……。」

今晚上演的是第一齣戲，林月娥頓覺負擔很大。倘若第一晚演得不好，休想明晚有人再來捧場。她素來嫻靜溫婉，適才八孃促她賣淫之事惱她思緒，使她無法集中精神演出，她緊蹙眉頭，腦子在盤旋着如何推辭八孃的唆使。

揚琴有定律的在響着，梅香輕跨前叫一聲：「小姐。」月娥將袖子一揮，唸出：「愛婢，回房去吧！」

月娥入台後卸下戲衫，在台旁呷茶解渴。

「月娥姐……」翠紅邊抽泣邊走來月娥身旁。「團長他欺負我……」月娥在團裏與其他女團員交往甚密，一有難題，她們往往會向月娥訴苦。

「算了吧，又不是太嚴重。」

「我受不了……又威脅我不可張聲……否則他要我停止演下去……。」翠紅忍俊不住，淚水漣漣而垂。

「唉！」月娥只有愛莫能助，無奈地嘆了一聲氣。同是天涯淪落人，她對團裏一些遭受團長欺凌的女團員，只付出悲憤的同情，雖說她有一股淑世濟世的襟懷，但也沒能幫上甚麼忙。

十五歲那年，月娥就進潮劇團過着戲子生涯。她本是泰南潮州子女，因雙親在海上生活遭遇不測，之後又因家貧輟學，身無一技之長，唯有遠赴曼谷潮州戲團學藝。初入團時嚐盡被人輕蔑的眼光，她的屁股也記不清被團長摸了多少次。戲班導演常常假藉糾正演戲姿態，乘機會佔便宜。月娥是過來人，早已適應戲團裏齷齪的生活。

平時戲班大多數在曼谷唐人街耀華力演出，每逢農曆七月受聘才來大馬路演出。近幾年來，潮州大戲一年不如一年，年輕一輩不再觀看潮州大戲，興趣早已移向那赤裸上身演戲的西片。一時潮劇團伶子生活陷入清苦的狀態，一些女便因經濟拮据而挺身在曼谷按摩院找外快，甚至有者賣淫。

月娥不因貧困而做賤。她猶記得赴曼谷臨別時祖母對她說的話：「姿娘仔（潮語指少女）人最要借本份，在外勿散勢來。」她祖母年輕時就守寡，平日飼養家禽，挖野蕃薯、採野菜過活，但很安份守己。月娥背起包袱跨上「嘟嘟車」時，她祖母從上海衫袋裏掏出兩張一百銖的鈔票給她充盤纏，離別前經過一場歡歡叮囑，月娥含淚忍悲而別。她坐在「嘟嘟車」後座，回頭望見在用人襟擦淚水的年邁祖母，還有

那簡陋的破厝，都教月娥悲從心湧。她立志學藝後儲蓄點錢，買補品給祖母及修補這間破厝。演戲之餘，她沿戶售賣戲班藥油而賺點微利；縱然在猛烈的陽光下，她也隻手撐傘，隻手提着裝滿藥油的大藤籃，沿戶售賣。月娥持着忍耐、勤儉爲目標而在戲團裏生活下去，遇到苦熬時她會自勉自勵。

「算了吧，哭泣會使意識變得更脆弱，時機成熟才離開戲團！」月娥再次安慰哭泣的翠紅。

老梅正潮劇團在大山腳演出的第二晚，應當地觀衆的要求要演出「穆桂英掛帥」，擔演穆桂英的武在三個月前因不堪團長的壓迫而被逐出團，所以這個角色由月娥來補擔。她前尾只用兩個多月的時間背台詞、台曲及演技。

化妝師爲她上妝時，她拿着劇本在重溫這劇本的台詞。團長夫婦倆在台角那一端，嘴裏嘮嘮叨叨地不知在說甚麼。八孃向月娥瞟了一眼，故意提高聲量，無緣故地對她老伴說：「誰敢不聽話的就不必再演下去。」八孃說話轉彎抹角，月娥已聽出一丁點頭緒。

化妝師走後，八孃便來撮月娥去旅店賣淫。

「去啦！身在外地，誰人認識你呀！」

月娥只有緘默地低着頭。「你還欠我一仟銖，保証你做幾個晚上就可賺到，那就不用擔心無法還債了。」

這筆賬是因爲她祖母懼病要錢治療，迫不得已才向八孃借的。只做一晚而已，身在外地沒

人知道，一來可多賺點錢，二來可還債，月娥的心終於被搖動了，最後她如蘭噓氣地答應了。

既已答應了，她知道反悔已不得，八孀走後，她徬徨無策起來，心中十分矛盾。腦子裏預先假想着今晚在旅店的那一刻，嫖客會怎樣對待她，她將赤裸着身體，那一幕幕……月娥神色死滯，恍恍惚惚在台後胡思亂想……

「月娥姐。」月娥被叫聲嚇得一抖。「第一次扮女元帥，氣派可不同了，台詞背熟了沒？」一位身扮武婢的團友問她。

「台詞……啊……背熟了，背熟了……」

她突然驚慌起來，其實今晚上演的台詞還不很熟。她重拿起劇本再看過一次。

今晚劇情最高潮之處是「穆桂英破陣救夫」一幕。鑼聲、鼓聲一陣比一陣緊促地播。月娥手中揮動梨花鎗；披鎧戴甲，平時腳穿綉鞋的小姐角色，突然扮演腳穿戲靴的武旦，令月娥演得吃力得很。

她武動手上的梨花鎗，動作板慢，走路姿態毫無元帥的紮穩雄武，唱起激昂的曲子，運氣行腔完全落脫走板。

「哎咋，不好了，敵人擺下八卦陣，夫君被困危在旦夕，吩咐衆武婢，速備火攻，方向西北，沒得違令。」

月娥躍起右手，抓下元帥冠帽上的翎尾毛，左腳一踢做個姿態，隨着緊促鑼鼓聲走進後台。

戲棚下有幾位老婦女對他指指點點的，一定是在嫌月娥的演技十分差勁。從開場到劇中高潮

處，有不少觀眾陸續離去。劇終時，只勝下十多位觀眾、幾張長凳及滿地的紙屑垃圾。

卸妝後，月娥受盡團長的申斥辱罵：「媽的，本團最拿手演穆桂英破陣都被你演糟了，休想拿薪金。」

衆團友爲月娥的冤曲而扼腕不值，只因簽約時有聲明失職者不得領薪金，所以戲團內的伶子上下都得對團長卑躬屈膝。

散戲後，後台一大伙人在飲酒暢談，搓麻將，有些在抽煙尿，有者在打盹，也有神態詭譎的男女在台角撲抱着，雖然現在已是午夜十二點半。

月娥不像往時散戲後與團友暢談，她被八孀帶往旅店去賣淫。在前往旅店途中，八孀三而再四安慰月娥。「別怕，頭一次是會緊張點，過後就習慣了。」

「唔……」月娥把悶在丹田的氣，一口洩了出來。

「人家亞雲呀，身懷六甲也去賺錢啊！」

月娥此刻才知道團友亞雲因丈夫車禍導致殘廢，故而被迫做賤，不久她可要分媿了。

「哪，紅包封。」八孀遞了幾個紅包封給月娥。「遇到第一次來玩的男人要包個紅分伊過采，通常那是十多歲的小伙子。」

到了旅店，月娥被安頓在一間房裏。一盞熒光燈照耀下，清晰看出月娥那可人的輪廓，白皙的皮膚，淡淡的粉妝映托出攫人目光的艷麗。她心驚心跳地等待着。

八孀把首位拉到的嫖客帶進房來，是個廿開外的年青人，月

娥不敢閉上眼皮，雙目瞪瞪地盯着嫖客解衣脫褲，這是她之前未有的經驗，她心跳、氣喘，一切都是那麼的錯愕。她屈起雙腿，嫖客走近她身旁時，她又萎縮成一團，一切都是那麼的被動，那麼的無助，似隻受傷的小白兔衰弱地躺在老虎口下。

嫖客洩慾後，月娥依八孀的吩咐，立刻衝進房角的浴室，把那濃液洗掉。當她從浴室出來時，另一位嫖客已赤裸着上身躺在牀上等她了。第二回接合，她已適應了，她感到臀部及腎盆的肌肉一陣陣痙攣的顫動着。

直到凌晨四點，群蜂野蝶已逐漸離去，這朵花已蜜盡瓣毀。

今晚月娥接客，經八孀及旅店的抽取，她只得九十塊。接過這九十塊錢之際，月娥不禁流下淚來。

「慙查某，第一次會疼……沒事的。」八孀不耐地嘟囔着。

翌日，月娥去藥行買點當歸、高麗給祖母燉，又去布莊剪了兩匹老人花紋布料給祖母裁製新衫。

她走在街上，神情木然，望着路旁的小食檔；叻沙、炒粿條、福建麵，她不禁打開手提袋，乍看下只剩幾張剛才買東西時找回的一塊錢鈔票，她不禁掩上手提袋。

黃昏時刻，月娥隨團起程回泰國。在車上她把臉龐緊貼在玻璃窗上，凝視車外的景色。經過北海時，她看到有艘漁船在海上歸來，有隻烏鴉繞着船桅打轉，彷彿找不到歸處似的，牠的翅膀不停地在風中揮擺着。

月娥是那昏鴉，不是歸船。

*李天葆

快樂寡婦圓舞曲

1

步入工作圈子之後，聽見女同事們抱怨花園川行巴士的種種麻煩，管珠簾便慶幸自己不是住在荒山野嶺。當初對這個龍蛇混雜的地方實在驚心胆跳，如今卻好比是老街坊似的來往自如，就算是閉着雙眼也能認清橫街窄巷。

大太陽下，一排排刷着白漆的樓宇像孩童手中玩弄的遊戲箱子，紛紛在人的視線內發光，以求爭寵。對於半山芭區的迅速發展，她彷彿心裏也成了「目擊証人」和「參予者」；而促使這個三十歲的女人再次捲入社會節奏的洪流，完全是拜「喪夫」所賜。

一點二十七分。這種時間在星期六的下班人士來說，絕對回不到家，所以管珠簾一直爲自己的幸運暗暗歡喜。

古錢圖案的矮鐵門打開了，她確定迎面而來的是錦麟布業有限公司的兩個老伙計，只見他們略爲舉高長滿壽斑的手臂，指指樓上，輕聲說：「我們拿了些布樣給老闆娘看看。」老闆娘是珠簾的家婆，近年來她連店內的辦公椅也懶得去坐，只指揮這幾個老東西，一時要查賬簿，一時又要看布樣，簡直是扮演着垂簾聽政的太后角色。

他們快如蜻蜓點水的打招呼方式，使珠簾來不及示範微笑和詞令。於是過去重溫過數遍的交際課程便暫時作廢，只好收藏在她腦裏，待他日使用。

縱然身邊有幾個錢，家居生活也應該與一般人無異，以避免產生炫耀財富的嫌疑；這是盧家嚴格執行的條規之一。因此住在戲院後街的舊公寓，一住則是半甲子的歲月；現今戲院停業了，拆掉改建購物中心，就算娛樂事業回復青春也難挽回局勢。盧家死剩一個人，生命仍需與三種敵人搏鬥交戰，敵人的代名詞是：「過去、目前、未來。」

整個靜寂的陽台遍地白光，戴寶輝可以感覺到腳邊的蒸氣爭先散開，裏面像有熊熊火影在錯綜交纏。她雖然憎厭自己已故的丈夫，但對栽花花草草這項休閒活動的興趣，卻與四年前的死鬼不分軒輊。是不是無意間在睡夢中被亡靈唆使？或者繼承了配偶臨終後的部分血液？總之寶輝成爲了風雅惜花人。看來倒像是一場活生生的惡作劇。

陶製大缸讓人抬到一邊去了，如肌膚般渾圓光潔的花盆胴體由好色的太陽慢慢愛撫。盆兒上面本來是長滿粉紅嬌艷的富貴花，如今砍了一大半，剩下半截光禿禿的殘軀，疏落的葉子各自擺着孤獨的舞姿，欲乘風歸去。正是好一派淒惶光景的當兒，寶輝的側臉剛巧露出來，那是被光陰老人增刪過的版本，一切皆以年齡的堆積而加以公平分配。魚尾紋若干，笑紋又若干……但容貌依舊是相書上說的「尅夫相」：

「不太美也不太醜，雙眼流露凶光。有如白虎，像要把人吃下去。」

接着她一連搬了三盆移植品，單看她手腳這般伶俐，誰都不敢相信她已有五十多個夏天的歷史。寶輝對自己解剖富貴花的「移植手術」發出無聲讚嘆，進行了差不多兩分鐘的注目禮。

一回頭，就看見媳婦管珠簾扭着節奏明快的步伐走進大廳。家裏另一個女人回來了。

寶輝清清喉嚨，把毫無相關的話帶出來：「怎樣？吉隆坡又開始塞車呀？茨廠街是不是人山人海呀？」

「還不是這樣！人太多啦！我一下班便回家，省得擠出滿身汗！」把脫掉的高跟鞋放在玄關的綠漆托子上，管珠簾連忙一屁股坐入沙發，吸取那一種足以慰藉疲勞的冰涼——像石頭長着滑膩青苔似的冰涼。

「年輕真好，只要一兩個月就完全適應外面的緊張生活了，一點煩惱也沒有。」

珠簾明白家婆心裏隱藏的醋瓶子又在散發酸味。於是她的理智訓練引導話鋒往另一個適當的地方射去：「店子裏又帶來甚麼布樣嘛？」

既然對方指出一條明路，寶輝也樂得往這方面發洩。她的手在半空甩了甩，像隨時會把整個世界化爲永恆，高尖的嗓音使自己也深信有如此的魄力：「還有甚麼布！來來去去都是這幾樣！一點腦筋也沒有！幾個老伙計的歲數加起來就差不多有百多歲囉！難爲我仍要替店裏的生意操心

！芝麻蒜皮的小事也不能夠放心交待去辦！老伙計又怎樣呀？剛才就狠狠地吃我一頓罵！甚麼老臣子，趁早每人送一個大信封！省得我整天滿肚子火！」

「哎！各有各的難處！到外面做事所受的氣，說給人家聽，人家也懶得聽呢！」管珠簾一棒擊中，省氣力又省時間，簡潔地將滿腹苦經歸入一個短暫的結論，留下餘韻渺渺的酸楚。這個媳婦老早洞悉「簡易縮短法」的精妙。

寶輝立即拿起搭在電視機頂上的爛毛巾，使勁氣力擦着手指與手指之間的泥沙，弄得又紅又疼，像要填補口角邊的挫敗感。事畢，她沒好氣地將毛巾打進冷宮，颯一聲掉在垃圾桶。然後，身子迎風擺柳似的，晃到珠簾的對面去，轉瞬間經已佔領了另一張大沙發。

只見珠簾的頸子以二十五度的姿式轉向一邊，右手掌頗爲合作地按摩着太陽穴，實行掩飾未說出口的煩厭。

有了適當角落充當軍事的基地，戴寶輝不緩不急地裝出淡淡的笑容，臉頰的肌肉不禁微微地凹進去，本來已經蒼老的容顏顯得更蒼老。她唸經一樣的唸着：「別以爲我沒有年輕過，當年的我不知多能幹，整間布莊就是我一手打理。靠你那公公？種花養鳥他就會！人老了嘛！那時有甚麼新女性革命？你都不知道三十年前的人是多麼古板！怎會像我這樣開放自由！哼！那種艱難……」

理也不理，都聽厭了吧？就算是山珍海味也未免會吃得舌頭發麻！管珠簾索性就把大廳看作是運動場，用來進行賽前的暖身活動；她老實不客氣的從手袋掏出一大堆雜物：名片、銀行提款卡、廢車票、身份証、半支口紅、太陽眼鏡、迴旋針、鈕扣、梳子、粉撲盆、洗面露說明書、保濟丸、驅風油、紙巾、銀角、零鈔……宛如胡猴在花菓山獻寶似的，一樣樣擺上茶几。這樣做雖然是有種負氣意味，但對平日懶惰的人來說，未嘗不是個「收拾舊山河」的好機會。珠簾跑到雪櫃去倒冰水，遠遠投向一眼——如此亂七八糟的東西，竟然產生了奇異的親切感，她幾乎有擁抱它的衝動。

寶輝的經文無疾而終。她只有無意義的咬着口腔內的肉壁，吞下還沒終劇的滄桑史。眼前這麼一堆東西好比是座高山，與這個身爲婆婆的女人劃清界限，把她拋在太陽的後頭。她已經習慣認老，然而其他方面，卻有斟酌的餘地——認輸可不是容易的事。促成媳婦變成白領女性，是從另一個男人的生命換來的。她沒有理由不記得他，這間屋子於七個月前還飄盪着那低沉實厚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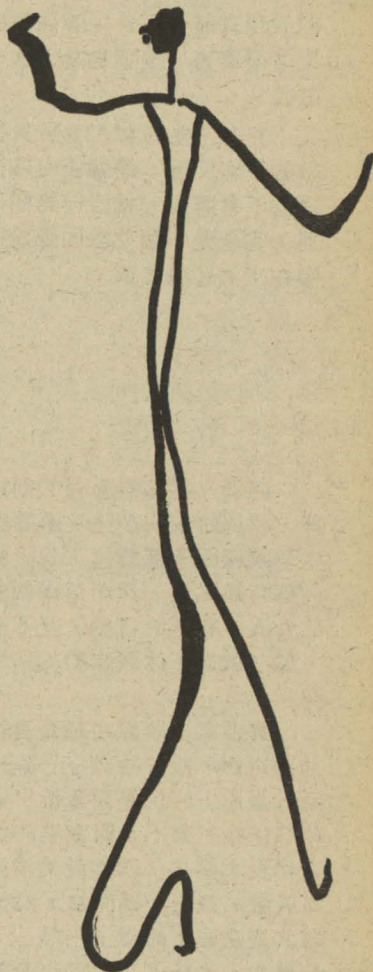
手肘壓着沙發椅的扶把，借着一點力將身體往上提，寶輝像隻母狗般用鼻子偵探空氣的變化。「榴槤味呢！……是隔壁吧？……想不到榴槤季節已經到了。」

接近門口附近的牆角，一大盆的曇花闊葉底下停留着那塊斜

方形的煌煌日色，與之爭輝的是管珠簾換上的桃紅綉花拖鞋。她突然停止腳步，顯然是從那斷續的自言自語傳染到病毒，一下子侵入血液。她抱住胳膊，似乎禁止自己去回想些甚麼。

看見了滿意的效果，寶輝當然不介意加上一刀，刮開包紮傷口的紗布：「如果……家瑜還在的話……他這樣愛吃榴槤……少不了買十個八個堆在廚房吃個夠……」

「屍體都化成灰了，還談甚麼鬼！」珠簾粗聲粗氣的邊說邊走，避開戴寶輝眼球的巡禮。她終於以金魚缸旁的圓檯爲根據點：寶塔形的玻璃水缸，肥胖燦麗的金魚成雙成對在水草間嬉戲。鬼火似的燈影包圍着一個接一個的氣泡，彷彿製造習慣性的幻象。在藍晶晶的水光裏依稀可辨認出管珠簾的面容，她不算好看，只有在各種平凡的五官湊在一起之時，才使人覺得有點貞靜柔和的韻味。她曾以爲盧家瑜已是最後的愛情港灣，誰知如今竟要獨自重新扯帆啓航。丈夫在金馬崙草莓別墅出了致命車禍之後，她夜晚睡夢裏都在玩着推理遊戲，自己充當犯人也充當指控官，像鸚鵡學語似的。一問一答。他愛我嗎？他到底愛我嗎？愛還是不愛？是愛？是不愛？……歲月流逝也不能做個見證，現實的問題使她提前結束這虛無的追查任務。然而在寶輝的言語引爆之下，她的記憶大門簡直受不了控制，連甚麼拍拖戀愛的小枝小節都湧出來了，有如加快了速度的玫瑰盛開影片，在幾分鐘內，花朵就



圖／蓮珠

大大小小的長滿空枝。……

戴寶輝總是忠實地扮演著打斷思緒的角色，假裝的將另一件事情提起，聲線依然保持「若無其事」的水準：「我倒忘了，今天那個叫崔齡露的小姐打電話過來，說晚上的同學聚餐會，叫你千萬要去。」

「啊？我……差點不記得了……」剛從迷霧裏鑽出來就與眼前的現實碰個正著，管珠簾的眼皮跳得厲害，喉嚨也缺乏水份的滋潤。

五十三歲的女人老早洞悉對方的一切反應；連腦袋內的推測器也不會運用，就自作聰明的認為：完全是一個熟悉而微妙的名字在空氣登場之故。

3

經過一番沒有意義的前綫交鋒，戰局尚未明朗化，兩婆媳的生理鬧鐘卻不禁響起，飢火在同一個時候點燃，然而這兩個盧家的女人各有各的行動，互不干擾，似有欲簽下休戰條約的無聲默契。

寶輝拿出收藏在鐵盒裏的牛油曲奇餅，接着沖調了一碗桂格老人麥片；好比是要重溫早餐風味的情勢。來不及對家婆的驚世之舉表示鄙夷，珠簾就悄悄扭開煤氣爐，煮起一鍋開水，然後又蹲到廚房底下的櫃子內搜出一包快熟麵，表演了扯脫包裝紙的程序。麵下鍋之後兩分鐘，她灑落一些形跡不明的味精，那種手勢

看來有點像女巫進行施咒的模樣，不知對自己的人生決意報復還是祈求幸福快點來臨。

大廳裏正上演著一齣啞劇。管珠簾好奇的瞟了瞟對方一邊吃一邊默讀的正經相，又瞥見報紙雙色印刷的大標題報導日本裕仁天皇快要駕崩；這可是絕佳的「想當年」課題，但卻不見寶輝趁機發揮，只有幾隻黑螞蟻在爭奪她吃剩的餅屑。

用餐完畢，寶輝在屬於自身的吸煙時間內，輕輕提著小型收音機走到陽台去，坐在大圈椅上享受。游離的白煙與葵黃色的太陽開始擁抱，出現一個金塵浮沉的空間。

一聲一聲的音樂波浪逐漸滾將過來，那是喜悅而令人恍惚的《維也納森林》圓舞曲，連周圍的空氣都在暗示著開設一場熱鬧的華宴。

剛吃飽的珠簾處於半睡眠的憩息狀態，有待消化的肚子動也不動。她臥在沙發上，頭腦裏的東西理所當然地在亂成一團，追來追去，喃喃的語句配合著思維製造出女人獨有的夢境。

「……這是甚麼華爾茲呢？……她又到陽台聽午間音樂了吧？……我記得家瑜第一次帶我來這裏，他在廳裏面選唱片，其中一張是《快樂寡婦圓舞曲》。也許就這樣為我下了日後的預言。……寡婦……當時實在是太遙遠而生疏的名詞……啊！……究竟如何愛上他的？」

時光的殺傷力使管珠簾陷入痛苦的牢獄，她咬著牙根揭開回憶檔案的第一頁，迫著自己相信

那幾年寶貴日子並未從指縫間漏走。經過反復的自我催眠，她似乎有了點少女的神彩。……那時八十年代初剛流行向東學習，管珠簾就在修秘書課程的學院裏選了一門日本語，她上課要經過一間電腦室，而盧家瑜像事先安排似的出現在她的視線範圍。他正專心地操作電腦，額間的黑髮有如風中的野草，掩蓋不了那似沐浴在水裏的黑眼珠，閃著鬱鬱的光芒；順著下去是直而瘦削的面頰，這含糊而不失英氣的線條在管珠簾主觀的分析下——簡直就是畫冊中的雕塑佳作。家瑜緊閉著嘴唇，皺著眉頭，汗水彷彿懷著某種愉悅的心情而不斷冒出，濕透了胸前部份的白襯衫。是風扇壞了還是思考過度？……總之她決心要讓他愛上自己。至於日本話，早已忘光了大半，只記得日本漢子「素晴」就是美好的意思。

記憶檔案內保留著初遇時的美好，她的心便脹痛得要即刻裂開一般，口裏喘息，眼前失去焦距的光暈逼前來又逼過去，未經放大鏡的鑑定，管珠簾很快地堅信幻覺提供的人選：那是丈夫盧家瑜洋紅色的領帶在風中飛舞的時候……亡夫的巨大陰影一下子壓在汗水淋漓的四肢上，她的胸脯就像水藻在海裏狂蕩般的晃動……思想來不及遙控，雙腿已在無意中張開了，重演著許久未出現過的動作，彷彿要等待著一股輝煌熾熱的光芒來盡情照射……

「……家瑜正式當上會計師的半年後，我們便結婚了。……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浮上來的不是盛大華麗的婚禮，而是入棺後的亡夫遺像。他頭部被撞破的裂痕一直伸長到額間，事後任由濃厚的化粧品也遮蓋不了……。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下午，金馬崙靠近草莓別墅的一段馬路成為車禍地點。他為甚麼到哪兒去？管珠簾怨憤地設想他與女人幽會……然這個假定卻非她所願。

「……問題不是死亡，他的逝世並未曾消滅我對他的愛意，真正的問題是他死前一大串難於解開的謎和異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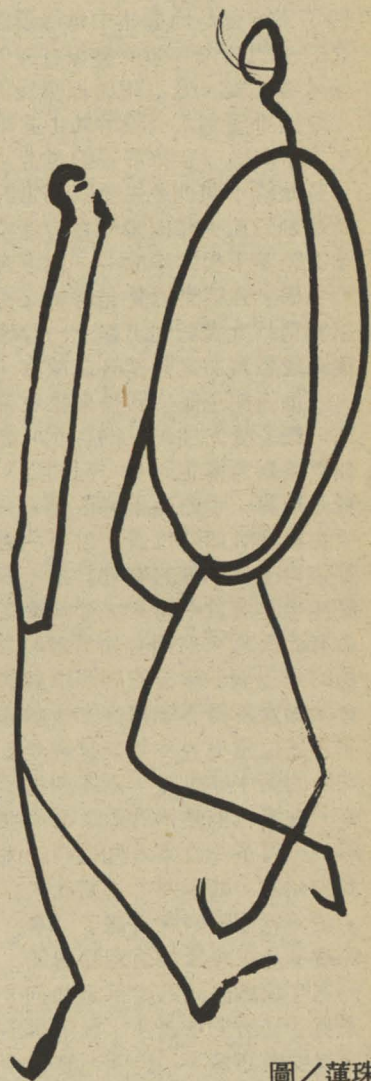
她戲劇化的變成銀幕上從衣領唇印發現婚外情的太太，紅艷艷的火光全由那口紅撩撥而起的……當夜他醉得像在酒罈裏爬出來的肉蟲，整個身體蒸發著酒和臭汗的混合氣味，頸項如喪失功能的彈珠而倚靠在枕頭，臉頰分泌出黯黃還有濁白的不明液體，使月亮映得他的樣子更為楚楚可憐；純白的光澤在亂草似的髮絲邊緣打冷戰……被烈酒燒傷的喉部居然響起野獸掉入陷阱般的喘息，然而那聲音卻有無限壓抑的痛苦，只有曾經受過重大苦刑才能夠發出的呻吟……於是平日的高貴優雅的形象破壞無遺。管珠簾恐懼迷惘，如坐在遊樂場的摩天輪裏，假使沒有切斷電路，那感覺就繼續的在離心狀態下旋轉、循環……

「……他的突發奇變是完全因為我的不孕嗎？……我願意為他生子……當初他以經濟基礎的原因，要求我把肚裏的胎兒進行人工流產……於是我墮胎了，卻

從此造成不孕……我實在說不出口……墮胎的十年前我也曾經……難道他也知道了這個秘密而對我冷落？……」

管珠簾第一次摧毀幼小的生命是在十九歲那年，環境與心態的雙重扭轉，珠簾就遇見那叫做符劍鴻的男人，她亦能夠如沐春風的淡然應對。……但她無數次以為幸福的喪失是敗在少女時代的無知不羈。她的子宮刮過兩次，雙重受創；第一次是未婚懷孕，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第二次懷孕在不適當的時候，無奈地做出殺子行為。如果有選擇，珠簾寧願洗掉當初婚前的黑暗記錄……而丈夫或者發現她的案底才性情大變？……趕不及弄清楚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死亡之神已經帶領他出席天國永恆的酒宴了。……

陽台收音機的圓舞曲不懂在何時結束，由字正腔圓的新聞報告代之。戴寶輝依然背向大廳，以尼古丁來解決她的烟癮。管珠簾想起那張《快樂寡婦圓舞曲》的唱片下落不明，八成是這位盧家長輩的傑作——拿去私人享用還是砸碎洩憤？年輕的媳婦曾經因婆婆對家瑜的冷淡臉孔，而一度懷疑她不是自己丈夫的親生媽媽……。如今珠簾卻不禁有種「體恤年老」的衝動，欲起身與家婆閒話家常或是吵吵嘴，但另一隻理智之手緊緊地把她按住。雖然她們互相在針鋒相對中找到樂趣，然而珠簾偏不愛做第一個開口的人。認真來說，這種裝腔作勢的態度根本沒有甚麼益處的，因為她常喜歡訴說喪夫後重操故



圖/蓮珠 149

業的一段過程，能夠擔任聽眾的唯有戴寶輝女士而已。……

「我暫時是不會回到丹絨士拔的娘家，何況那裏除了父母過世後留下的破房子之外，已一無所有，……爲了尋找家瑜佈下的謎底，我也只好留在這兒。」

替自己的行爲填上一個適當的答案，已是她這生中做得最漂亮的一門功夫。如此有根有據的讓本身心安，是不用加以懷疑的。珠簾希望別人也瞭解其中真相，才子辜負一年來寡居的酸苦。可是她離不開此地主要原因也許就是她的靈魂和肉體早在吉隆坡半山芭紮下根的緣故——在這裏唸中學，在這裏戀愛結婚，又在這裏覓到女書記的工作……管珠簾潛意識裏將之視爲第二故鄉。

每逢胡思亂想的結果總會帶來一些「靈光即現」的啓示，從無數陰黯角落走入另一個門口。於是珠簾一手略爲撥好散髮，一手在整理胸圍的位置，口裏咕噥着連自己也不懂的喃喃言語；只要從半睡階段中起身，管珠簾準會有此反應。那個有如鬧鐘般力量的是三個小時後的同學聚餐宴會，她就不得不聯絡好友崔齡露了，這位崔小姐多年前曾經是管珠簾的閨中好姐妹。兩人無所不談，珠簾也把愛情的煩惱向她傾訴……可是一旦某人知道自己太多的秘密，她越要「逃避此人」，怕一見面眼睛就透露了心事。珠簾不是很想參加這種宴會的，但爲了炫耀自己的生活是如何「光明」又有「意義」，她不得不利用交際語言一一說明。宴會中她勢必爲本身建立嶄新的形象

——管珠簾不是整天頹喪的小女人，而是快樂而自信的寡婦。

四點三十分，珠簾摺着報紙涼，並開始打電話，以棉花糖般柔軟的聲音向話筒傳去：「齡露是嗎？哎……是的。今晚的聚餐宴會我肯定出席……。」

4

戴寶輝回過頭來，將那醇美的烟味盡情耗光之後，便毫不留情的把它從肺部一一抽離，開始執行「逐客」的工作。只見大團大團而淪爲廢物的白煙飛舞，其他的仍不停地在她的嘴內噴出。遠遠眺望，還以爲這老女人是隻吐絲製網的蜘蛛精，在陽台角落棲息。

經過濛濛煙光的侵淫，她的臉孔頓然產生了美麗的誤解，無端端年輕三十年。烟霧裏，她突然覺得自己對珠簾有種親切的關懷，眼看見媳婦在講着電話，身爲家婆的戴寶輝甚至有點可憐她的感覺，雖然剛才還利用兒子生前的事迹去刺激媳婦的心。認真來說，憑兩人都是寡婦的身份，由「同病相憐」到「守望相助」，應該是非常容易建立的，但寶輝卻是個五分鐘熱度而缺乏耐性的女人，內心永遠不安份，時常要從生活中尋找難題來考驗風華正茂的管珠簾，或許這才能使她枯木般的日子得到一點滋潤？

「……聽起來，她的語氣竟然是如此愉快，……難道她一點也不知道她的好友和丈夫之間的

瓜葛？……看見她蒙在鼓裏的模樣，我就恨不得跑前去把真相說出來！……但如果不顧一切的揭開秘密。我今晚的計劃卻付之東流……。」

食指與中指充滿默契的一彈，整半吋多的白簇簇煙灰就飛得老遠，剩下的香煙精華已經不值得留念了，索性擲到花盆底。寶輝檢驗過銀色煙罐內的存貨，便很放心的將收音機的聲量提高了一點。新聞報告完畢，又在繼續播送音樂，那悠悠揚揚的梵啞鈴流出一條華麗而哀傷的河水，透迤的飄過古老宏偉的圓拱門、廣闊無垠的玫瑰紅地氈、酒杯散髮的男女體香、拖在柚板上的珍珠色裙擺……根本不用細想，寶輝就知道播的是《皇帝圓舞曲》，她這點本事完全歸功於家瑜生前的古典音樂愛好。幾個月前，她會租了一卷《末代皇帝》錄影片，戲中宴會裏的舞曲也是這首音律美麗的《皇帝圓舞曲》，然後是妖艷的皇後婉容正撕碎大朵的百合花瓣，一塊塊放在嘴裏狂嚼，含淚的眼睛加上無奈又稍露痛楚的微笑……熒幕上的女人提供給她的印象正是個壓抑過度的「性苦悶」。……

……整齣戲都看不下去，浮上心湖的盡是這一張魅麗而病態的臉孔。有時像塗過油彩的陳舊照片，有時又像從水底濕淋淋爬出來，搖晃着銀光閃閃的水蛇腰，一步步走向走廊盡頭。地面有燈火暈黃，黑影如喝醉酒般東歪西斜，……於是她想起兒子橫死後的幾個月前，差不多每晚睡到三四點便霍然驚醒，再也閉不上

眼睛，只好遊魂似的走來走去，坐坐輪輪，喝了杯隔夜茶又開始吸取尼古丁，那神秘的煙味給了她無可匹敵的精力。某夜走到外面去，戴寶輝就聽見媳婦管珠簾在夢中的囁語和喘泣，肉體翻轉於床褥中所發出的嗒嗒聲，深夜裏更覺得有種份外空曠的恐怖，加上四肢關節被夢魘緊緊抱住兩抖個不停，咽喉冷冷的一聲長嘶割破了厚重漆黑的天幕。寶輝振奮地吸完最後一口煙，蹲下來湊到鎖匙孔內窺看，那夜的月光幫上了大忙，剛好倒瀉在起伏有致的女體肌膚，成爲寡婦的珠簾像患熱暑的病人，昏昏迷迷的張開雙腿……

這種肉體前所未有的鬱悶感覺，戴寶輝是沒有嘗試過的，她丈夫的逝世帶給她是另一種舒暢的解脫，一方面是對他的憎厭獲得釋放，另一方面，素來對性生活偏向冷感的她，孀居的日子並不會造成甚麼難處。如今寶輝第一次目睹媳婦身上所隱藏的女人擁有的痛苦和空虛，那驚悚的畫面，使她不禁起了雞皮疙瘩……。然而她也不曾在別人面前說媳婦的隱私，這一點口頭上的良心，倒是不缺乏。但偶爾寶輝女士也有荒唐怪誕的想法：「用錢買個男人放在管珠簾的房裏，看看會有甚麼事情發生……。」類似的東西一時埋葬在腦海深處，一時又悄悄的暴露在眼前，無聊的空間就以此當作「精神娛樂」來填補，只要不洩露，她便可以穩穩當當地幻想下去。

不久珠簾找到了一份工作，忙碌的生活逐漸洗清喪夫的陰影

，每天精神奕奕的臉龐彷彿在寫着：「新的開始」。對於這點，戴寶輝卻有種說不出的妒意，胸口燃起一場大火，認爲這媳婦是故意在向自己示威。戴寶輝的樣貌本就不出色，細長的眼睛，瘦削的雙頰、高高的顴骨，枯乾的雙乳……令她驕傲的只有經營生意的才華。如今歲月背叛了她，日漸老化的，不能發揮內在的潛力。戴寶輝暗暗歎息，現在管珠簾有意無意的標榜着「職業女性的生活」，無疑是向家婆的自尊心開戰……。這筆曲折的賬一點點算起來，她也覺得吃力。

「……當我收拾家瑜的遺物時，發現了一張叫做《快樂寡婦圓舞曲》的唱片，……我從來沒有聽過……珠簾現在所刻意扮演不正是快樂的寡婦嗎？……快樂的背後隱藏着的是悲哀和無奈吧？……其實我是瞭解她的……至少在身體缺憾上，我們兩個都屬於不孕的女人……但家瑜並不是我的親生兒子……我又有甚麼理由憐憫她？……看見她還擔着盧家的名份，我就希望她受不了寂寞而去改嫁……於是我開始計劃……這樣我對得起家瑜嗎？……家瑜的死亡究竟包含了甚麼意義？……雖然他不是我的兒子，可是他死前的一切我也覺得怪異……難道他真的是車禍意外而死的嗎？」

一提起盧家瑜的名字，心裏還來不及研究他的死因，寶輝自己就墮入五味難辨的回憶深淵，咬着牙根去嚼那前塵往事，這點渺小得可憐的故事卻是她遲暮生命裏的拐杖，生存的步伐仍須它的支助，才能走下去。



圖／蓮珠

接近午後五點的最後一支圓舞曲在陽光下突破時空界限，與寶輝的內心舞台共同進退，使她恍惚中變得有些傷春悲秋的情味，一方面又為三十年的史料做了無謂的「否定」和「假設」。假使盧家與戴家不是世交的話，她也許就不會下嫁這個叫盧進財的俗氣男人吧？（這名字隔了這麼多年，寶輝依然不想掛在口邊）假使她長得好看一點，或者不曾患上「不孕症」……後半生的風景肯定會顯得格外絢麗，……她想起自己是「封建勢力」底下的「犧牲品」，忍不住熱淚盈眶。……她怎樣沒有生養……家翁家婆暗地慫恿丈夫到外邊用錢買個女人替他傳宗接代……生下兒子取名家瑜……大家如何歡天喜地……她怎樣由柔弱無力變得無情冷漠……硬硬把家瑜送去新加坡唸書……當時他才七歲。

「我在靈前看着家瑜的遺容……除了頭顱部份破裂……他還是如此俊美而優雅……修長的手指……迷倒女性的蝶狀睫毛……希臘男子般的鼻樑……薄細柔軟的嘴唇……如此動人的翩翩公子……誰也猜得出絕不是我這個女人所生下的……他美得像從前演《金屋淚》的影星羅蘭士夏飛。……家瑜的出現……每次都增加我內心的空虛……大半生過去了……連一個兒子流的血也不是自己的。但他內向和孤獨的性格……卻使我有種拂不去的羞愧……有時他凝視玻璃窗反射的面影，或是整天對着鏡子與自己相對……我就知道那是我的冷漠害了他……造成缺乏親情而耐不了長期

的不安以致自我迷戀……。難為珠簾把他當着是神聖的塑像來膜拜，死心塌地的。到現在我還搞不清家瑜怎麼死在金馬崙山上……他死前的某個夜晚喝得爛醉，我親眼看見扶着他回家的是珠簾的好友崔齡露小姐……於是我便開始進行計劃……今晚的聚餐會……如果珠簾受不了孤枕獨眠的滋味，遇見舊情人就會舊情復熾，……那麼她對家瑜的愛意和『快樂寡婦』的形象就在一夜之間粉碎！」

……樓下響起一陣陣的狗吠聲，又是對面人家拖着大狼狗散步了。斜陽的金光完全沒入雲層裏，而遠處的印度廟頂卻披上一片美麗朦朧的紫色面紗。陽台收音機發出沙沙聲的呼救，呈現的是停止廣播的況態。夜晚來臨，宴會的脚步就越接近……永遠不能歇息下來的寶輝，腦海裏浮起了一張從珠簾房裏偷偷搜出來的舊照片。裏面是一級級石砌的階梯，坐着個戴眼鏡的瘦削的陌生少年，叉着腰，笑起來有深深的酒窩，茫茫的太陽正面湧過來……照片背面寫着：「親愛的珠簾惠存，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符劍鴻贈」

……隱隱約約可以聽見珠簾洗澡的水聲，那流經豐美的女體而濺起的水花韻律，化做一首殘照裏的冰冷組曲，一段過門還未奏完卻飄揚起滴滴嗒嗒的尾聲，像替甚麼人招魂一樣。

戴寶輝打了個哈欠，揉揉酸麻的肩膀。

5

聚餐會的地點是設在校友會主席的住宅。活動範圍大部份集中於寬闊而修葺得體的花園庭院，許多輕巧玲瓏的桌椅都乖乖地被罰站在此地。雖然沒有那誇張奪目的彩色汽球，可是靠近雕花木門前的長枱子卻擺着紅紅綠綠的鷄尾酒，另外當然還有具花俏外表而無實際的小食……。有兩三位打扮時髦的濃粧女客捧着紙盤露出忍俊不禁的怪相，也許她們如今介於「青春已逝，更年期未到」的尷尬身份，居然掛上「同學」的名堂來參加這種玩意兒，心裏未免有點滑稽的意味。在有失莊重的舉止中似乎還有淡淡的哀傷，並且暗地裏對溜走的春光致敬，彷彿屬於過境旅客的心情。

然而男人可沒有這種複雜的情意結，只要幾個死黨一見面便製造起熱烈無比的口舌競賽，在短短十多分鐘交代了各自的生活狀況，然後順利的進入「懷舊」的階段。夜色仍未濃厚，天空殘遺海藍色的部份陰影，花園裏的客人也還沒有到齊，草坪的角落僅有小撮人群正圍着個稍微發胖的男子，大家聽着他滔滔細說當年的校園羅曼史，偶爾有一兩句話語像冉冉上升的風箏被放遂到遠處：「……那時高三班的拍拖事件實在太多了，又明目張胆，記得連訓導處也頻頻警告……其實我們班上還有一對正在秘密進

行呢！就是符劍鴻和管珠簾……想不到兩個人沒緣份。……劍鴻？他如今依然單身，在自己的店裏當攝影師。」

本來對這個話題最具有發言權的崔齡露卻獨自留在大廳裏。她站在水晶燈底下，無聊的觀賞那黑釉描金龍花瓶內的幾根孔雀翎。只見這年逾三十的女總經理撫摸着已脫離軀體的畢竟羽毛，又拿出來晃了晃再放回去，這一系列動作代表「心不在焉」。長期跋涉情場的高跟鞋卻停頓在沙發旁邊，忽然整個身子像被磁鐵吸引似的坐倒在一大片柔軟的墊褥上，一切都失去重心，崔齡露狠狠地將手裏的一杯菓子酒喝得精光，巴不得醉死，提前逃離現場當一名缺席者。玻璃質茶几以仰視角度將她的面貌一一分析，近看是黑裏透紅的牡丹，一雙眼睛為這朵花刻上嬌媚，左頰的一顆美人痣卻像甚麼錯誤的記號，替那扁扁翹起的紅唇加點浮蕩風情。……酒液的味道留在嘴內，崔齡露禁不住扭動嘴巴用舌頭去舔，於是左邊的黑痣便受到擠壓而走歪了方向。

「死了丈夫也不一定要苦着臉過日子，我現在有份安定的工作，朝九晚五，生活得很快樂呢！」珠簾剛才電話裏強作歡欣的聲音還在耳膜裏發出陣陣回響。

「珠簾真的快樂嗎？我從來沒有聽過寡婦是快樂的。……無數次，她告訴我，她是多麼深愛丈夫盧家瑜，只要他一個眼神已經能令她沉醉在幸福裏。……那時我竟莫名其妙的妬忌起來了，使我深深地陷入今日形成的苦惱

中。」

那盧家年輕的未亡人還沒到達會場。在崔齡露亂七八糟的腦袋卻恰好出現另一位女人的面影——盧戴寶輝。那天她發夢也想不到好友的家婆居然駕臨家門，並且以佔盡優勢的姿態與自己展開談判。一張枯樹皮的瘦臉在徐徐飛散的藍煙裏若隱若現，這老女人煙不離手，眼光靜靜的掃射，使崔齡露一顆心如鑽進冰箱內，莫名的天寒地凍起來。加上對方勝券在握的神情，崔齡露登時化為木雕女偶任由擺佈。戴寶輝好比經驗老道的賭徒，做出一個發牌姿態，將手裏的舊照片湊到齡露的鼻端，輕柔的聲音隨之配合着她策劃的謬想。這一段話如今還盤據在崔齡露耳朵內部：「怎樣？……這是珠簾從前的小情人吧？應該不會錯，相信你也不會說假話。……我老太婆的眼力也不差呢！那夜送家瑜回家門的美貌佳人，我可認得清清楚楚，也幸虧崔小姐的美人痣，真是印象深刻！……崔小姐年紀輕輕就是個風流人物，過去的艷史可不算少……嗯，如果讓珠簾知道好友和丈夫搞在一塊兒，後果實在難以想像會是如何……，」

崔齡露平時擅長「虛張聲勢」的手段一下子使不出來；推算因由，她完全是敗在自己的心虛。她只覺得手心都發起冷來了，不知擱在哪裏才好……。寶輝女士的咒語簡直像是躲不開似的，到今晚的宴會中，嚐過第二杯鷄尾酒的崔氏依然記得一清二楚。「……當然你可以補償過失，幫老太婆一個忙。……唉！其實我



圖／蓮珠 '89

非常同情珠簾的，她死了丈夫，也不是七老八十，難道要當一輩子寡婦麼？我看見她孤苦伶仃的，就心痛！……你也同情她吧？……這樣崔小姐無論如何也要找那符劍鴻先生出來，想辦法讓他們在一起……你和家瑜的秘密便永遠不會洩漏……。」

經過珠簾家婆的一次拜訪，崔齡露堅信自己怎樣也不能忘記這戴女士。她枯涸的眼珠泛起血色，薄得可憐的臉肉貼在尖稜的骨架上，而那不知是微動還是興奮的紅暈一直燒到瘦削的頸項去……。

牆壁的大鐘顯示還有十五分鐘便是宴會時間。崔齡露三度飲光杯中酒，微醉的力量更能在混亂的腦海裏殺出一條血路，其實路上也是一片昏沌迷亂。

「這樣的家姑太不可思議了。她想起如此的計劃，是真的關心珠簾？或者是對媳婦分薄兒子的感情而做出的報復？……而我在那一夜企圖接近盧家瑜是否也在報復呢？……當初我一開始就打算獨身不嫁，寧願多在戀愛生活裏享受幾年，……曾幾何時，我已經跟三個男人同居過了……數得清嗎？……我的名聲在外面已經夠響亮吧？還有誰要我？……我不禁妬忌珠簾幸福的婚姻。……在集團公司的紀念酒會中，終於遇見了珠簾的英俊女婿盧家瑜，他喝得已有三分醉……。」

挖到記憶的最深處，崔齡露就模模糊糊的把沙發對面的玻璃窗當作是白布幕，當日的情景如戲一樣的重演，而她神經質地咬緊那滴酒不存的空杯子……。閉

上雙眼便感覺到自己如何扭着細腰走過去，用手輕拍那穿黑色西裝男士的肩膀……她又怎樣抑制內心對他的美所引起的悸動，另一方面又要抑制跟着而來的良心譴責。……然而家瑜似乎當任何人都多餘的，他嚴肅的在自言自語：「你去過新加坡嗎？新加坡的皇后夜總會？……」然後又一杯杯酒下肚……。他那飽滿豐美的額頭掛着一顆顆汗珠，冷漠又近似於癡狂的眼神毫無焦距的射去遠方，……她的勾引顯然失敗了，但不曾試過的挫敗感反而帶來自虐的歡悅，另一方面，她認為家瑜口中的「皇后夜總會」一定是他沾花惹草的必經之地，想不到這正人君子也會來這一套！崔氏站在好友立場來看，禁不住又有幸災樂禍的感覺。……她只顧細算感情生活的得失，一點也不覺得那將近面臨死亡的盧家瑜有何異樣，她認為這男子太不識貨了。管珠簾有甚麼好？她的過去誰不知道呢？但崔齡露種下一次錯誤的芽苗，卻被戴寶輝擄獲了這次錯誤的果實，這老太太要怎樣，她不能不照着話去做，在同學聚餐會未舉行前的一個禮拜，便撥個電話給符劍鴻，她記得好不容易才從喉嚨裏發出這一句：「……你知道嗎？珠簾仍然還不能忘記你。」

……「怎麼？齡露，你還不到外面去？等哪一位男人呀？」家瑜的髮妻管珠簾闖進大廳，她穿着湖水青晚禮服，燈光一照射便如夜裏的漾漾水色。唯一點綴的是在衣裳胸間綉一朵金色蓮花，人走過來。那朵花也跟着閃動

。珠簾的手放恣地搭在好友的肩膀，美中不足的單眼皮刷上淡淡桃子紅……她是否要別人忘記她的寡婦身份？崔齡露慣性的歪歪嘴巴，美人痣跳躍不止；於是一種奇異而難於預料的無形力量在體內迅速滋長，半醉的甜膩女音在空氣中響起：

「唉！我在等劍鴻呢！他還沒來麼？」

「哦？他……他也來呀？」

崔齡露痛下重捶，加上一段：「……其實，這是你家婆的意思……。」

……管珠簾的一張臉孔不懂應該擺出甚麼表情，只好站着不動。崔齡露一邊說一邊走向花園裏，在餐桌上拿了杯鷄尾酒遞給盧管珠簾。此時，宴會的序幕剛剛開始掀起……。

6

本來該出現在宴會中的符劍鴻。卻孤身隻影地出現在北汶萊路中段的攝影器材店。

紅字藍底的招牌燈管一下子熄掉了。鐵門鎖好之後，他整個人就踏入龐大的夜色裏。

符劍鴻經過某座荒廢已久的舊建築物，無聊地投上一眼。它散發着夢幻似的光芒，細看卻又是街頭燈火所製造的無數假象之一。建築物走廊匆匆走過一名形影模糊的少年，符劍鴻突覺有種從睡夢裏甦醒的親切氣息重新覓回自己，但他的腳步顯得略為沉重，這全是褪色歲月帶來的副

作用——青春居然變得如海市蜃樓一般。

找到了停泊在空地的藍色豐田汽車，扭開車門，他坐在位子上，久久而不發動引擎。倒後鏡閃爍着冷涼的水光，他看見自己的臉孔：國字形成熟堅毅的稜角，清澄的眼眸，只是皮膚已呈現被太陽烤過的棕黑色澤，而嘴角的酒窩卻不再輕意流露。……他的眼鏡外框由黑邊變為金邊，這一道簡易的轉換手續，卻是整十年的光陰流逝。車子仍未行駛，裏面黑洞洞的。

由於長期在黑暗裏沖洗照片，符劍鴻早就習慣了這種氣氛。在倫敦攻讀攝影課程以來，無論是校內實習。或是後來在自己店裏沖洗作品，他總是想起從前與管珠簾在黑房裏幹那回事的情形。將臨高中畢業的某個下午，兩人留在裏面。他的唇印也像火熨在她的身上……

點起半根剩餘的香煙，他並沒有放在嘴裏吸取，只讓它自焚為灰燼。

「在年輕的時候，有甚麼不能做呢？那時我開始熱愛攝影，以光影來製造生命的美感。另一方面，我的感情卻完全投在在珠簾的身上……經過十年的時間，如今她竟由少婦成為寡婦，當年的少女味道還剩下多少？……管珠簾這個名字無時無刻不在，牽制着我的回憶……但今晚我實在鼓不起勇氣出席宴會，……我擔心無情的時間會為我帶來幻滅……還有……還有是關於她丈夫盧家瑜的死亡，這個秘密……。」

按亮車頂的燈泡。順着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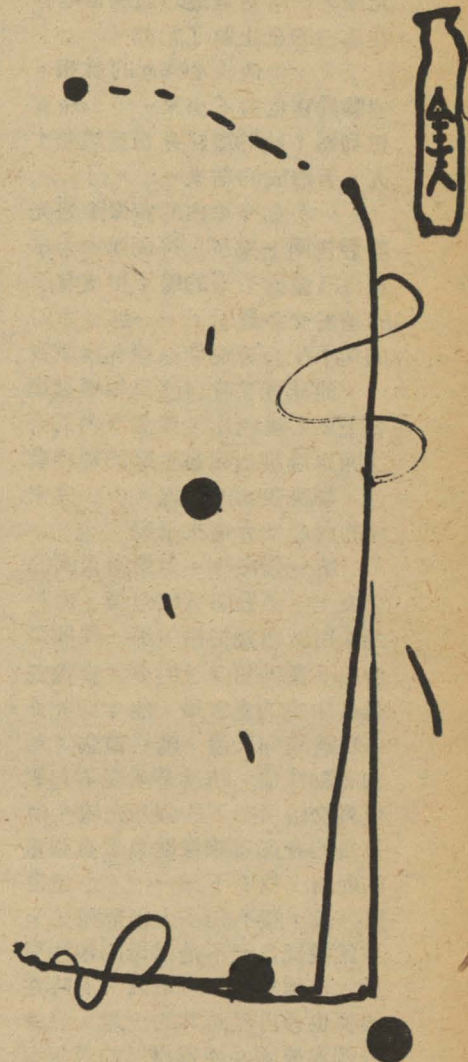
昏暈不明的黃光，符劍鴻從雜物格子裏拿出一個鷄皮紙大信封，扯出那已經看得熟透的幾張放大照片和數張皺巴巴的信紙。

「從來沒有想過這件怪異而湊巧的事發生在我本身，……這秘密當然不能讓珠簾知道……我絕不能以此來打擊她對丈夫的愛……」

一個禮拜前，他在電話裏聽到崔齡露說珠簾仍然忘不了他；從心裏昇上來的第一個感覺是「謊言」，可是符劍鴻卻不能掩飾自己的激動，願意把這番話當真。於是整整七天了，他一直介於對珠簾的愛與她丈夫的秘密做了頗久的掙扎，今晚才決定不出席。

「我想上天是要我成為這件事的見證人吧？不然盧家瑜的死因也就永遠不為世人所知……。七個月前，我特地到金馬崙去獵影，湊巧他也去那裏，開始時我聯想到的是：這姓盧的一定是與情婦相會！為了証實這點，我幾乎像個幽靈似的跟踪他，並且拍了不少照片……得不到珠簾的愛之後的思念，那兩天彷彿是還債一樣，從她丈夫身上妄想能夠尋獲她幸福或痛苦的影子……最後我發現痛苦卻屬於盧家瑜……。」

符劍鴻記得那個晚上剛下過滂沱大雨，靠近草莓別墅的一段馬路顯得又濕又滑，到了晚間十點鐘，重重的濃霧經過黃幽幽的街燈透視，立即可以感受到陰沉沉的冰冷。他看見盧家瑜的黑色馬賽地轎車飛馳着，冲破一層霧牆，迫不急待地撞向一株大樹，似乎前方有着甚麼美麗的憧憬……雨後路滑，這車禍被警方列為



圖／蓮珠 '99

意外事件。但符劍鴻身為唯一的目擊者，剛好在死者盧家瑜的左邊座位拿出一封信，那時從家瑜頭部流出來的鮮血正閃爍着某種光澤，一兩滴飛濺的血珠也剛好落在雪白的紙上做了記號。

「……他決心尋死的真相，連驗屍官也驗不出來，……珠簾想到嗎？她的寡婦身份竟然是丈夫一手造成的結果……。」

……如今車內的黃濛濛燈光靜靜包圍上來了，符劍鴻一手拿着自己偷偷拍攝的照片和盧家瑜的遺書交替翻看。……那種夢幻的句子配合着映像徐徐化為真實……他感覺當時自己為相機鏡頭裝上PL濾色片，觀景器內的天空開始煥發出超越生命的純淨藍色，輝映着山的曲線。……盧家瑜的內心世界再次呈現。

第一張照片：金馬崙菜園的山坡上，碩壯怒放的包菜；由於是採用廣角鏡拍攝，那一棵棵菜均以「萬佛朝宗」的姿式簇擁着站在中央的盧家瑜，他半仰起頭，眼睛望向天邊，嘴唇微張。頰肉有點抽搐，彷彿是承受不起雲堆裏交錯所撒下的強烈光線，他高貴的身影看來像馱負很重很重的東西，放不下來……（遺書第一段：從不知多少年前開始，我就發覺自己不是父母的親生兒子。那種感覺難以解說，有時在睡夢也會自然而然的出現，好像一個人被困在煙霧瀰漫的蒸氣室，周圍有許多人，可是我卻看不清楚他們的臉，聽不明白他們的談話和笑聲……。七歲我便到新加坡寄讀，每逢假期，我總是幻想回家之後的幸福，可是媽媽卻

常常不理睬我，不是在布店裏打理生意，就是坐在家靜靜的抽煙，偶爾望着我，也不說話。……日子一天天飛逝，時間成了殘酷的証人，我的美好容貌完全與父母不相同，不安感逐漸加深，……沒有人愛我，我只有愛自己，……希臘神話裏的奈悉索斯迷戀水中的影子，最後憂鬱而死……我呢？我一面沉溺在功課和古典音樂，一面又孤獨的在鏡子裏尋求平衡內心的不安……。有時我甚至擔心自己不能夠真正地愛上別人。）

第二張照片：天氣清爽的上午，一大叢金黃的虎爪菊紛紛開着拳頭般的花朵，在盧家瑜的腳底邊無止盡的伸延下去，成了一片充滿生命力的花海。他因為迅速轉回頭的緣故。那張俊臉登時便模糊不清，好像那慘白的面影有種難言的神色，分不出是悲或是喜。（遺書第二段：我二十九歲考獲碩士學位之後，擔任私人學院裏的商業電腦老師，認識了學習日本語文的珠簾。她那清麗柔美的風姿帶給我一種接近慰藉似的溫暖，這種美好感覺像火苗牽起我的愛戀。只要她一個眼神一個手式；我所有的恐懼和不安都會消散。珠簾的出現，有着雙重意義，情人身份中又朦朧地帶着母性的色彩，因此我的愛戀比一般人來得複雜迂迴。……三十歲那年，父親去世了，我以孝子的身份守靈……可是在許多親戚的怪異臉色裏和媽媽冰冷呆滯的樣子，我感覺就像個怪物……於是重新被困在鏡子的世界中，我幻想着自己是個棄兒或

者是父親在外面所生的私生子，還是個根本沒有血緣的外人？……）

第三張照片：下午的太陽黯淡無光，像一杯無色無味的白開水攪在哪兒，慢慢的變得微涼。盧家瑜蹲在園子裏的泥地上，他垂着長睫毛，一頭駿馬似的模樣，鼻端在嗅着蒼白的玫瑰；那花已經快要死了，花蕊到花瓣都被一種泛黑的顏色蚕食，冷風吹過來，整株玫瑰便會散落滿地。（遺書第三段：……我與珠簾結婚之後，過着非常恩愛的生活。但我知道她有了身孕，那種不安感又再次侵襲內心，說不出是恐懼還是甚麼，我簡直沒有做一個孩子的父親的準備……我假裝以經濟不允許為原因，叫她墮胎……胎兒順利的被消滅之後，我卻有無限暢懷的解脫……可是不久我知道珠簾從此不能再生育，我恍如成爲一個罪無可赦的犯人，……每次下班回家，她的容貌身影都在提醒自己的罪惡……我擔心我們的愛情會因此而消逝，因為我仍然深愛着她。……經過這件事，我沒有和她同過房……有一天，我發現父親舊賬簿裏夾着的一張黑白照片，裏面的女人跟我太相像了！她穿着高叉黑旗袍，捲曲的髮鈎很妖艷的貼在頰邊，可是她卻冷冷地站在某座建築物的招牌下，那招牌是「新加坡皇后夜總會」……她是舞女嗎？……而我是父親和她生的私生子？……我想我快瘋了。）

符劍鴻喘了一口氣，汗水淋漓的手指又再繼續翻動，捕捉舊情人亡夫的痛苦掙扎——第四張照片。一間售賣裝飾品的店內，

盧家瑜拿起一隻木雕帆船，捧在手裏，他那俊美而憂鬱的眼神卻迷失方向似的，茫茫地飄向透明的玻璃窗外。（遺書第四段：……我想得很多很多，常常沒有心思工作，一切都失去了興趣，生活缺乏目標……我長期的不安終於俘虜了內心，世界還有甚麼可靠呢？愛會消失，朋友、金錢、職業……都會一夜之間完蛋。在那個紀念晚會，我不停的喝酒，不知喝了多少……之後有個女人向我搭訕，她冶豔的裝扮使我想起舊照片裏的舞女，我恍惚看見她一步步牽引着我走，到一個遙遠的地方。……是的，我活了三十三年……只有死亡才能解脫離我難以告人的痛苦……我不能忍受我和珠簾的愛逐漸腐爛……但求我個人的死可以永遠保留這一份愛……）

把這一大疊照片和信重重壓在雙膝上，符劍鴻猛力的將眼鏡除下，不懂是汗還是淚的分泌物登時在他臉部分展開爬行運動。車外馬路有一兩輛汽車飛馳，強烈的燈光簡直像是掃射在腦海深處。

「……珠簾如果知道了真相，她現在快樂嗎？……寡婦會快樂？我不相信崔齡露的話……她絕無可能會惦記着我的。……聽說她找了份工作，……而她的家婆對她好嗎？……畢竟她不是盧家瑜的親生母親……不行！我要向珠簾解釋清楚……如今宴會該散了吧？」

打開車門，在不遠的街口，被月光照得發亮的電話亭彷彿具有甚麼意義似的在等着他，鞭策着他的意志和行動。

7

隔了整整一個半鐘頭，崔齡露的話卻還像施過符咒的裹屍布緊緊勒住珠簾的咽喉。本來她出席宴會的意圖是標榜自己全新的一面，卻不知湧上來的是一大堆濃血四流的舊瘡疤；於是已蓋好的歲月賬簿立刻掀起一頁頁的新仇舊怨。晚宴進行了三份之一時間，珠簾不得不乘符劍鴻未來之前悄悄退場。

管珠簾軟綿綿的身體就讓駕車司機左彎右拐地恣意擺佈；這時車廂內影影綽綽的點起一盞盞昏黃的燈，乍看是無數個被釘在壁上的小太陽，孕育着落日荒荒的氣氛。她十指有意無意地抓住那滑不留手的冒牌意大利皮包，像企圖追尋着已跑遠的東西。

「……這老女人想怎樣？我看她簡直是變態！……自己的兒子逝世不到一年，竟私下安排舊情人和媳婦相會……她嘲諷的眼神要看到甚麼？……証明我喪失貞節？……要誘使我變心？……然後在家瑜的靈前羞辱我一番？說我是個善變而不忠、水性楊花的妻子……以滿足她的變態心理？……」

火焰一扭一扭地焚燒着思想，沖昏頭的她直覺得全身不知在何處，眼前昏昏沉沉……，雙手



圖/蓮珠

相握，一隻手冰冷，一隻手灼熱，……發生了甚麼事？她發現有甚麼東西阻擋在前面，更不曉得丈夫是基於私生子身份的疑惑不安及對她不孕產的罪惡感，才走上自取滅亡的黃泉路。摸到了，卻是濕淋淋的淚水……。那陣火光繼續燃燒，燦爛非凡的焰花終於盛開在記憶土地上，隱秘的黑暗色彩一掃而空。……她無助的看見十九歲的自己，在黯紅的攝影黑房裏，符劍鴻那張也映得黯紅的臉湊上來，黯紅的吻，黯紅的身體……一片刺眼的光，是那白澹澹的藥店大門、還有護士沒有表情的白制服、慘白得令人發麻的手術床、酸痺過後的撕裂感覺……赴英倫深造的劍鴻寄了多封情信，她都收着不看，也沒有回，……她決心忘了她。遇見了盧家瑜，她不由得對自身的失貞起了一種不潔感，……他是如此高貴優雅，珠簾覺得配不上，但又難於克制莫名的愛慕心情。這女人面對着完美的阿波羅太陽神，養成了時常洗刷罪惡感的習慣。

「……不要緊！家婆對我怎樣也不要緊……可是我不知道家瑜臨死前是否還愛我……啊！怎麼又想這個問題？……他已不愛我了？……他是不是知道我會墮過胎的過往？……」

她頭腦混亂，四肢冰冷。過去盧家寡婦自以為已經身心痊癒，殊不知卻是內外七癆八傷，積滿了瘀血。她總不會在適當時機，替自己製造一個較為美好的故事以抑止胡思亂想；毫無歇息的沉浸在沒有結果的夢囈，難道還比「自欺欺人」更好？管珠簾呆

坐在車廂內，被這裏的幽黯燈色包圍着，有如處於永恆不變的黃昏，腳底歪斜的黑影子靜寂的臥在地面，然而數不清的東西恍然在眼前，卻又抓不到……。如果不是有人按鈴，她差點便過了站。……下了車，寬闊無人的大馬路注進了湖水蕩漾般的月光，人行道頓時飄浮着一種不真實的華麗，管珠簾很容易的便跌入夢幻的回憶裏，她簡直可以聽見曼妙的《花之園舞曲》……她穿着粉荷色禮服與家瑜共舞，恍惚而喜悅的接觸過程中，他美得像雲端的王子。

半山芭葉興路的那扇古錢圖案的鐵門赫然被推開了，啞啞作響的金屬磨擦聲中，她走進去了。屋子內的沙發躺着一本「錦麟布業有限公司」八八年賬簿和一個大型的計算機。茶几上的烟灰碟裝載着多得嚇人的烟屁股，這座因消磨時間而堆起的小山，背後的吸煙者到底在想些甚麼？

電視機的光芒一閃再閃，畫面正是一對西洋男女在演床上戲。戴寶輝那枯瘦如「尪夫相」的臉孔依然如故，手指夾着的香煙像是她的特徵。久不開口的聲音竟也準確地向歸家媳婦拋去：「怎麼這樣快回家呀？崔小姐沒麼介紹新朋友給你認識？……關於這方面，我倒是很開通，絕不會阻擋你在外交朋友……。」

管珠簾氣得渾身抖個不停，將意大利皮包扔出一個大弧線，落在沙發上，造成巨響。一個箭步，揮手熄掉電視機的電源。「……你說！……你說你做了甚麼！哦！……很好呀！……託人找

出我的舊情人來試我？……然後羞辱我……還說出這樣的話！……要我一輩子在家瑜的靈前抬不起頭做人！……你既然不喜歡我這個媳婦，可以直接用掃帚趕我走呀！……我隨時隨地可以跟丈夫去……何必做這種鬼鬼祟祟，見不得光的勾當？」

「我……」好比做錯事的壞學生，寶輝一時語塞，她彷彿也要問問自己做過甚麼。這個老早被光陰棄置的可憐女人，一生中傷害了三個人已經太足夠：兒子盧家瑜間接因她的淡漠而死、媳婦管珠簾為忘掉喪夫之痛而積極工作，但又因為她的惡意作弄面臨崩潰、而寶輝本身也不知不覺葬生在自己的陷阱裏……。她萬萬猜想不到崔齡露會和盤供出，幫兇的身份居然轉換為控方証人。難道她真的說出一切來嗎？她的汗水止不住流出來，手指也弄得濕黏黏一片。

寶輝把手中香煙加入煙灰碟的行列。生硬的說道：「……我……我是為你好……我知道我這樣做……你會不高興……可是……難道你為家瑜守一輩子寡？做一輩子寡婦？……」

聽見了這樣的話，管珠簾心底一陣顫抖，似乎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血在流着，流着……還有另一種酸楚的物質也跟着湧上來，她想起家瑜，彷彿有許多說不完的話要說，每一句都要堅忍嗚咽才能從喉內喊出：「為我好？我嫁來這裏兩年了！你何時對過我好？家瑜一死，你立刻把他的雜物和唱片全都藏起來！我做錯甚麼？為甚麼連自己丈夫的遺物

也不能擁有？我從來未曾好好坐一會！真正的笑一次！全因為是有這樣一位為我好的家婆……。」

寶輝的腦部恍如灌進一盆又大盆的血水，來回沖擊着思想與記憶的兩岸。自己似乎已成為被提控謀殺罪的無辜婦人，中間的三十年歲數全都是毫無用處的廢料。三十年前的情形何嘗不是如今的樣版？公公婆婆要兒子用一筆錢和舞女製造盧家後代，丈夫當時也指住她大罵：「假如你為我好就不要阻止我！你算算，你嫁來這裏多少年了？有一男半女嗎？醫生說你根本不能生育！為我好？」僅一瞬間，寶輝竟也要狠狠將心酸的東西傾吐出來，經過三十個夏季，眼淚並沒有因此而乾涸。她哭道：「……是的！我全是為了我自己……但我活了五十三歲……留下些甚麼？我一無所有！唯一的兒子也不是我親生的！」

珠簾從沙發裏站起來，聲音往前方送去：「為了掩蓋自己的所做所為，連兒子也不要相認！說這種謊話，是要證明你的遭遇悲慘嗎？我呢？從前我父母死去留下甚麼給我？只不過是一間破爛的祖屋，樹膠林油棕園全被哥哥霸佔去了！我如今是怎樣的田地，自己還不清楚？一個永遠不會生育的寡婦，試問有誰會要？」

最後的一句話深深打動了寶輝的心，只要她年輕十多年，說不定會成為互相扶持的知己。可是婆媳的身份卻造成今晚的衝突，相罵流淚，只為了各自的尊嚴和逝去的人。寶輝把臉朝向洋台，淚被吞進肚裏去了，然後幽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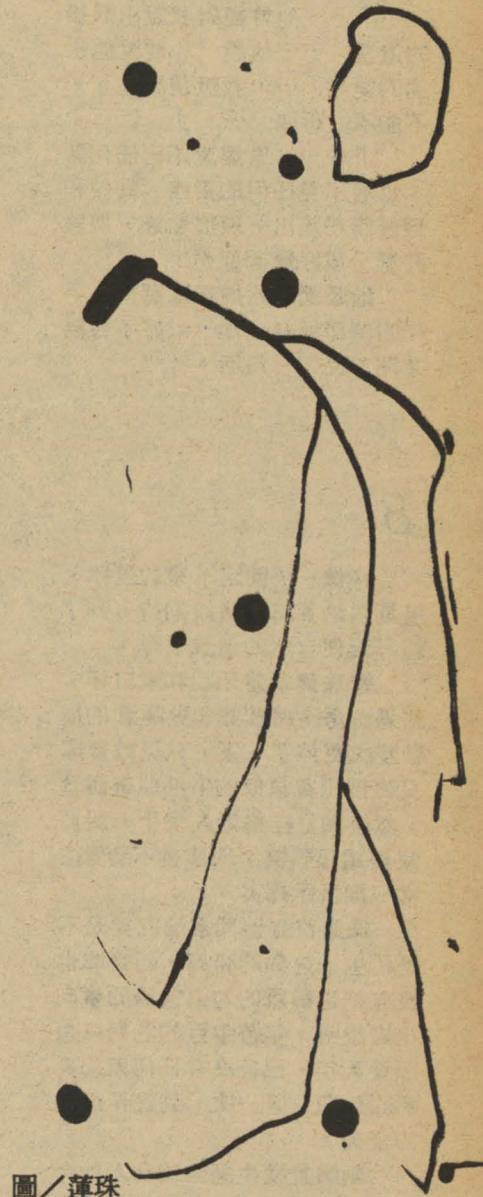
的說：「……我甚麼也不用否認，一切都是我做的，是我叫崔小姐安排你和舊情人見面。我的確是沒有安甚麼好心腸。上天帶給人太多不公平的事，我可以失去一切，家瑜可以一夜之間死去。而當時我希望知道的是你對家瑜的愛是否也能夠被帶走。……我是多麼妒忌你，誰都不曉得這麼多年來，我從不曾做過一日真正的女人，被愛或愛人……。」

「誰又願意這樣呢？……」珠簾身心疲累，所有的防衛已除去，她坐在地上，抱着膝頭繼續抽泣。眼花繚亂的畫面一張張在腦內交叉重疊：車頭扁塌的黑色馬賽地、靜靜躺在棺木裏的盧家瑜、放大的黑白遺照任由燭火照耀、婚禮的漫天花紙碎灑向他們的頭頂。

……「紅豆水——花生糊——鷄蛋茶——」一把如生了鏽的叫聲在割着茫茫夜幕，沖淡了屋子內的緊張氣息。陽台上的三盆移植富貴花被月亮照得格外清晰，地上拉的黑影也更明顯。屋子一角的玻璃缸，一條條的金魚若無其事的在水草間穿梭；牆壁上一隻青殼甲蟲緩慢地爬着，像在一步步計算着時光的流失。寶輝撿起根燒去三分二的煙屁股，叼在嘴裏，然後用打火機點燃；濛濛的煙光裏，兩婆媳四目相視，再沒有甚麼事發生了——珠簾知道自己不知不覺原諒了她。

電話鈴聲很適當的響起，刺破這個需要時間渡過的和解時期。管珠簾握着電話筒——

「喂，珠簾？我是劍鴻……。」這是恍如來自遙遠世界的聲



圖／蓮珠



閃落玻璃管中，溫室的培養：細胞、細胞已是幾回幾度了，虔誠、心跳，肯定又不決疑懼雜質的到來，嘆息雜質的到來馳馳、驟驟，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為甚麼？為甚麼？把時間封鎖在抽屜裏朦朧在夢中，是夢中安息在工作檯上

一種昇華的轉移，一種新的刺激素

屬於蛋白質的，呈現了：多美麗，多久遠擁抱它，要純的，提純它，鑽進細胞，放在細胞裏

輾轉疊股，促進細胞，運行分裂：立即流化為平面、為線、為點……

啊！初嘗的禁果！是甜？是酸？

由毫末定至細的端倪？由天地窮至大的疆域？

讓自然披上新裝：雪花來時，一片白茫茫

霧濃，是暗色厚重戎裝。

秋天的變化，最耐人尋味

細長得水和天共一色、沒有底的

大地上，火呀，火呀，到處樹葉子渲染得

紅色斑斕，紅中透紫。凡適應存在的，

都賦予嶄新的意義。不消滅的，都給以形體。

百花仙女在鏡花緣裏，走出鏡花緣

海角，天涯，處處笙簧嘹亮，香氣氤氳

自然是色、香、味，混合的化身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以不聽聽無聲之聲

目遇之而成色。以味養人！

有人頭觸不周山，女媧鍊就

五色石子，鋪了天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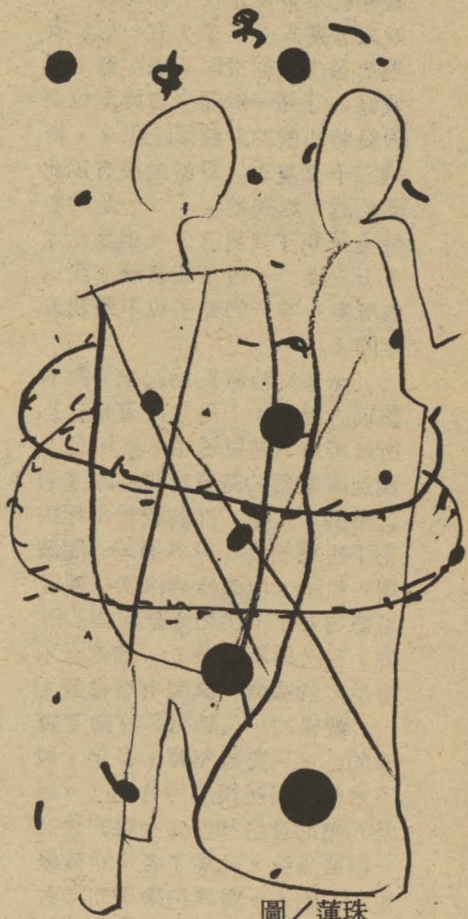
地何以東南傾？

是完整中些微破綻

導引新世紀、新生代的導引——

，身子永不歇息的轉換扭轉……。

冷清的半山芭葉興路，此時卻有個男子緩緩走過，一直走到那古錢圖案的鐵門前。他成熟堅毅的臉形和黝黑的膚色，肯定是符劍鴻無疑。觸目的是他手中捧住的一大束花，全部暴露在外，盡是開得燦爛艷麗的玫瑰和劍蘭，煥發着藍天太陽反射的萬千金光，像從來沒有想過要迴避的樣子。……



圖／蓮珠

一筷地吃着味精快熟麵，桌子上擺放今天剛送來的報紙，標題仍是打着與裕仁天皇病情有關的語句，這日薄西山的老人還沒有死亡，而盧家兩位未亡人卻早已提前痊癒，無言無語相對而坐，就像在洞穴裏相依為命的老少孤仙。

寶輝吸飽尼古丁，又開始她永無止休的經文，轟炸，無非是說說當年的甜酸苦辣，有時也會細述少女時代的種種趣事，十七歲時候怎樣沉迷《南國電影》，最喜歡的明星是樂蒂，得空便研究林黛的髮型……她說得興高采烈之時，免不了又添加一根煙。翠綠年華，成群結隊的排隊買票看電影《金蓮花》，她特別討厭戲中男主角雷震的優柔寡斷，……說着說着，戴寶輝突然冒出一句：「家瑜倒有點像羅蘭士夏飛……。」珠簾卻反問羅蘭士夏飛到底是何方神聖。觸及了時代隔膜的這一道圍牆，寶輝索然無味地返回現實，只好談起近來發生的話題。珠簾當然也少不了自己本身工作上的煩惱，單單那次冒雨捧着文憑覓職的心酸事就講了好幾遍，甚至同事的家事亦被她一一搬出來……。

終於寶輝進房去將家瑜遺留下來的古典音樂抬出大廳，其中便是那張印象深刻的《快樂寡婦圓舞曲》，這唱片彷彿閃爍着某種象徵性的新鮮光輝，亮晶晶的照亮了未亡人的瞳仁。

擱下唱針之後，黑漆漆的唱片宛如旋轉着一圈圈流麗的漣漪，圓舞曲的每一個音符跳舞似的飄揚出來，依稀處身在熱鬧的宴會中，衣香鬢影，腳步輕盈走動

音。

他在另一頭說着：「……很冒昧。我只是想告訴你，你丈夫發生在金馬崙的車禍，我是唯一的目擊者……。」

「……他曾經對我說出最後的遺言，……他說……他說他永遠的愛你。……我想這麼久了，不能不告訴你……。」

「……」珠簾說不出任何話，也看不見任何的東西。眼淚和殘餘脂粉流出一痕痕軌迹，將臉孔劃分成好幾個部份。

她緊緊地死握着電話筒，手指的關節通紅一片……好不容易才開口說了一句話。

8

好像一早就定下來的規律，星期六培養起的諸般期待，到了禮拜天便自然的走進平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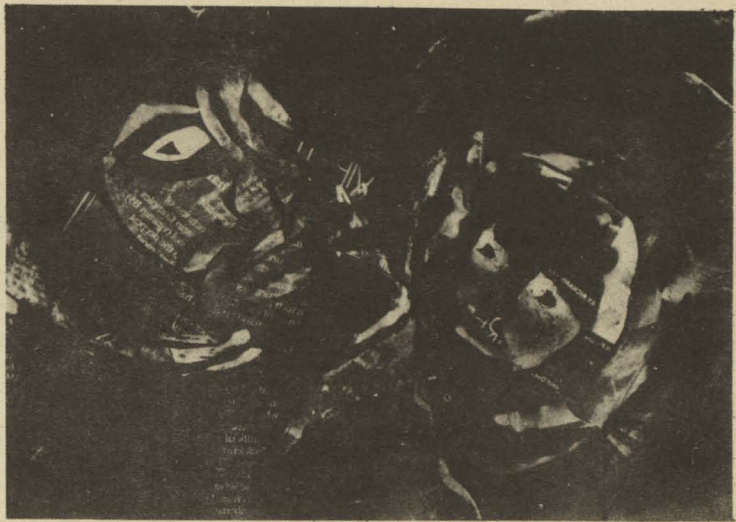
管珠簾拿着牙刷和漱口杯，路過廚房，那顯露無限睡意的拖鞋步伐便停了一下，只見戴寶輝又再搜出寶貝似的牛油曲奇餅盒，然後調好桂格老人麥片，對於家婆這種習慣，珠簾倒不會像往常一樣表示鄙夷。

珠簾沒有追問家瑜究竟是不是私生子之類的問題，而寶輝也沒有把崔齡露的勾引家瑜的事向媳婦說明。年過半百的老婦只想頤養天年，已經沒有任何惹起災禍的念頭。這一次，到底弄得精力全失。

兩個曾發生磨擦的女人如今充滿默契地進食早餐。珠簾一筷

*蘇旗華

(恐龍或將成爲一個只存在於人們思維中的默不作聲的佚名物件，但它們將通過新一類，新一類的下一代及下下一代，獲得自己的生存形式，實現自己的理想。) ——卡爾維諾



我對你的肉慾的愛起先無非只是
一個單細胞生長到成熟期就會死亡
分裂成兩個新細胞死亡分裂爲四個單細胞
死亡分裂爲八個單細胞死亡分裂爲十六個單
細胞像龍
挫敗絕種以後仍使用各種生物的名字繼續生存 繁殖 進化或者墮落 微笑
從爬蟲的記憶底層 喚醒越過思維山谷深處的火車廂裏旅客羣中
一隻小恐龍
引起純粹感官的交配的衝動和要成爲
霸主的犯罪感

DNA的瓦解

* 倪青 (菲力賓)



納有形於無形
歸萬象於太虛
當夜的簾幕徐徐合起
而倦旅已達終站
曲已休止
人已散

立體流轉爲平面
平面夷爲
直線，成
無數無數的點
點……
點……

此際
DNA在瓦解
RNA在瓦解
而蛋白質
也在瓦解……

且慢 造物者
待我清點一軀的債負
把千萬億的原子顆粒
一一悉數還你
讓你在黎明時
用原批材料
重新創建
生命的奇蹟



機鎗嘩嘩我在炮灰
與肉碎之間匍匐。
我全裸，因為怕熱。
這是汪出走重慶
之後的第七天。我
看到溥儀，他在餵
狗。沒有人認得我
，除了機鎗。
（據說我們必須信
仰三民主義，因為
三民主義我們必須
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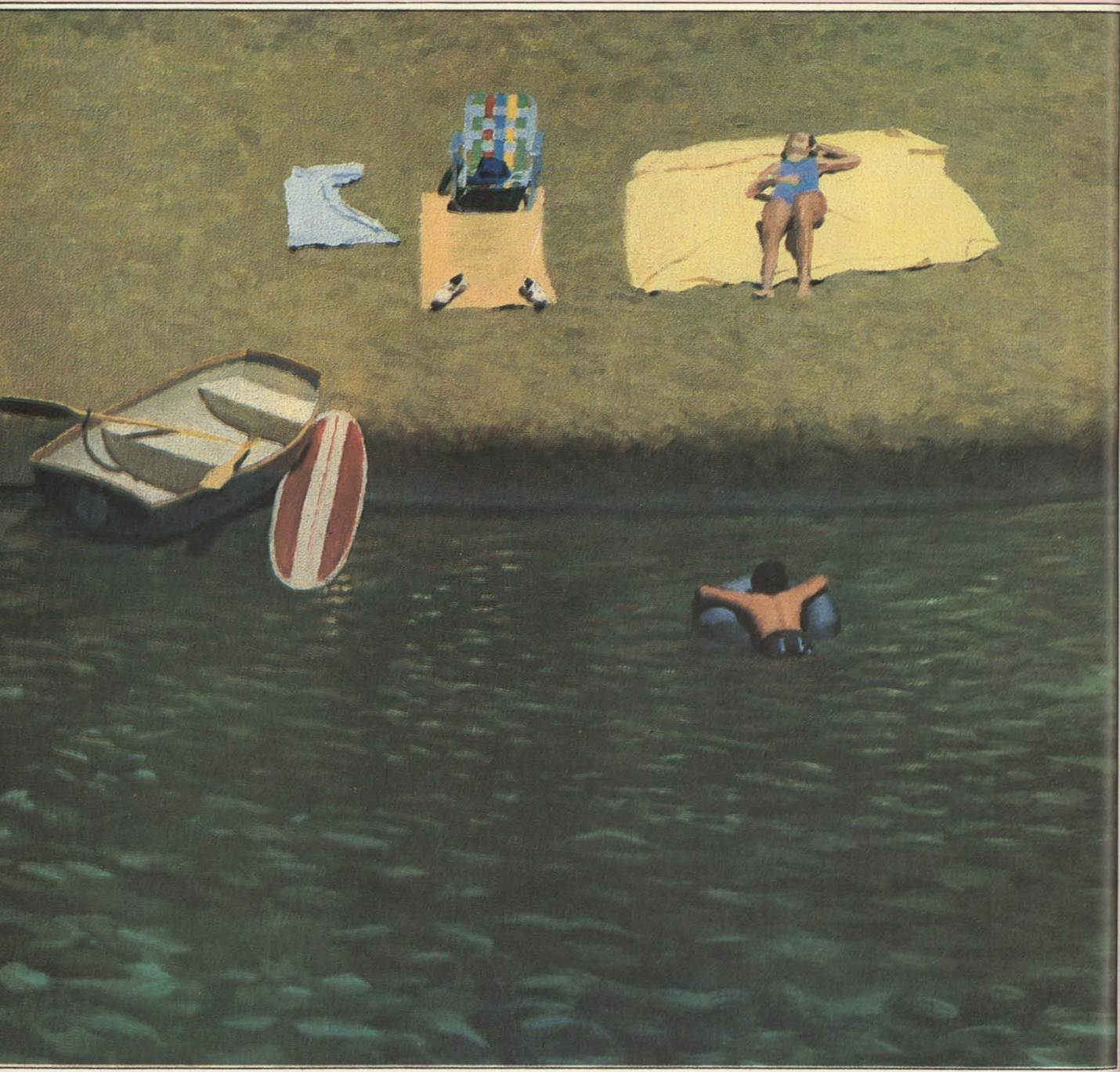
「立正。唱國歌。
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向蔣公銅像敬禮。」阿孟。
據說我們回到了外祖父家。外祖父是外省人。）
為甚麼大家都沒有飯吃，我一路吃着泥土爬來，下半身已變成樹。想不到連老鼠、蟑螂都左傾。是電燈柱在哭。
（據說我們都是僑生。據說華僑是革命之母。最近外面謠傳得很厲害。）
我在泥土中挖到一本書，皮是黑的，很臭。苦，不好吃。大概是憲法之類的。連蟑螂都不吃。我連手榴彈都吃。用吞的。
（我看到宋子文在上飛機，跟着一條狗。是母的。）
（據說：「按以下模糊。姑略。」）

大轟炸中

*文和圖：未名



機鎗挺着嘩嘩嘩鎗口冒煙火光噴閃他們都倒下了彈痕壘壘泊泊流血嘩嘩鎗聲不斷我胸口冒煙中了一鎗。伏下
（據說北伐全是他的功勞我連此且都不信。那漢子是騎着馬去打仗的。
據說大陸丟了全是美國人的錯。）
鳴的一粒炮彈自口方向轟來。日本人已經攻到上海。這是南京大屠殺的第三天。你猜我看到甚麼。你說我要原諒誰。全是炮聲。
（據說他是主張不抗日的，雖然少帥以不抗日下獄。
據說他提出以德報怨是由於仁者心腸。因為天皇確實很需要愛。）



封面及封底圖皆為瑪麗·羅帕遜 (Mary Robertson) 作品。

Printer: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 J., Sel. Tel: 7912455.
S'pore Authorised Person: Chow Li Liong,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pore 0718.